

170.1
9500

台州雜記

鳳鳴堂香煙莊
鳳鳴堂香煙莊
鳳鳴堂香煙莊

鳳鳴堂香煙莊
鳳鳴堂香煙莊
鳳鳴堂香煙莊

每忠與平昔所見所聞。可以烟

白以來石公鉅卿。在因色戒之未嚴。五伯之強以得南

龍而致五公子之亂

走未。越壬戌歲。于台州旅次。輯先哲名儒之載記。其

為表裏。雖旁引互。附于果報之說。然其間

同治甲午年

1938.2
2427.1

同治甲子年桂月

色戒錄全

凡好善之士欲印此書

願印送者到琉璃廠
同立
尊漢齋

自序

宣聖曰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疑色之戒止于少之時。過此皆不必戒矣。而不知色之一書其入人也最深。其感人也最早。故戒之不得不先。非謂戒止于是時也。曠古以來。石公鉅卿以及高人逸士。或建白可觀。或嘉言足述。往往因色戒之未嚴。遂致蒙白圭之玷者。殆指不勝屈。是故晉文五伯之強。以得南之威。而三已不朝。齊桓五伯之首。以多內寵。而致五公子之亂。前車之鑒。豈不彰明較著哉。緒每忠舉平昔所見所聞。可以炯然為戒者。集成一書。以年年奔走未嘗。越壬戌歲于合州旅次。得閱傅青野先生色戒錄一書。類皆未輯。先哲名儒之載記。其言與聖經賢傳相為表裏。雖旁引互證。隣于果報之說。然其間

雅馴實有契于福善禍淫之旨。豈一切勸世因果之文。所可同日而語者哉。緒愧有志之未逮。復喜先生之先得我心也。急欲付諸沙麻。以廣其傳。是夕夢火焚居室。倉皇間有人以一書授曰。持此可免。緒方接書。而火頓息。視之卽色戒錄也。驚詫而寤。以爲心之所積。形之于夢。亦不足怪也。後數日接家兄銘竹書。則渝中渠于其口不戒于火。延燒百餘家。而緒家有舖房數間。居中而孑然獨存。憶亦異矣。癸亥歲。緒自台州泛舟歸里。行至磁器口。難。遇旋風吹入陌中。舟將覆。衆人旁惶。莫知所措。緒思前夢。急以囊中所藏色戒錄一冊。投之。登時風迴。柁應。舟得轉危爲安。嗟乎。以後事徵之前夢。知此書之見重于神明也久矣。

甲子年

緒因赴試人都。因思都中爲各省冠蓋所集。而值鄉試。

之年。文人學士。又數倍于平日。乘此時刊而傳之。可使五自流播海內矣。遂損賃付梓。復邀二三同志。襄贊成功。兼採文昌帝君惜字功罪律若干條。附之于後。使人知字之當惜。亦若色之當戒也。仍其舊名。者不敢後先生之功也。而書與先生俱不朽矣。是爲之序。

同治三年歲在甲子七月既望渝州周鴻緒敬序

嘗讀論語曰。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道德經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四十二章經曰。忍色離於難。自古聖賢。仙佛無不兢兢色戒。以垂教後世。然今日誦老孔之言。而能真知戒於色者。幾人哉。余目束髮以來。幸承父師訓。朝夕課程之外。因果諸書。必置案頭。乘暇披覽。獨淫惡之報。最酷最捷。是以稍知警省。痛加嚴制。懼犯此戒。及得傅先生是編。細閱其分門別類。隨事發明。較他本尤爲祖切。洵孽海中渡迷之舟楫也。每思廣傳未遂。門人未生。負甫入膠庠。有敦善之志。諄以捐金刊印。請夫好德之心。不如好色。今古同慨。生志乎此。是好德易色可嘉也。已從此居處戒心。與人戒口。平時戒意。當境戒身。永矢弗諼。竊於生有厚望焉。

道光二十三年夏四月友人朱虎臣題於濮西草堂

色戒錄原叙

人生誰不欲富貴。而淫者多貧賤。誰不欲壽考。而淫者多天折。誰不欲有賢子賢孫。而淫者多絕嗣。多不才。顧於一身則己矣。獨是劬勞之父母。將何以報之。仰望之妻孥。將何以慰之。而且祖功宗德。喪敗俱盡。其舍痛於九原者。何如也。卽有孝子慈孫。揜蓋無從。其蒙垢於數代者。又何如也。嗟嗟。片刻歡娛。萬代瓦裂。可不慎哉。余不敏。受父母訓。與胞弟蒼野。交相勸勉。因念戒色諸書。義多未備。遂採葺羣言。參以己意。分爲十六條。以成大觀。昔文王布化。肇自關雎。孟氏養心。莫善寔欲。則是集也。丙聖外王之道。實備於此。讀者勿僅以因果書目之。則幾矣。

康熙丙子仲春山陰傅伯辰青野氏題於東池書屋

東漢丙子中春山劍刺時疑青理及惡成東山書星
 帝王之道實謂此也。蕭潘以勤以因果誓目之限幾矣。
 賈昔文王帝出肇自關邨孟刃養小莫善實將。俱最兼也。內聖
 色蕭書義。冬未聞。茲來。其羣信。寔以。与。意。公。為。十。六。制。以。為。大
 娶。石。不。勤。結。余。不。婚。受。父。母。信。與。郎。娘。替。理。交。財。權。感。因。念。其
 社。蓋。無。其。業。計。其。嫂。外。音。又。何。取。也。聖。聖。以。陵。嫌。數。萬。外。天
 師。內。宗。謝。與。娘。具。盡。其。舍。計。其。小。兒。音。何。取。也。唯。有。孝。子。慈。慈
 隨。景。也。後。之。父。母。律。可。以。辨。之。何。望。之。妻。孀。律。可。以。想。之。而且
 蕭。不。始。育。買。子。買。婦。而。到。音。冬。強。嗣。冬。不。太。願。然。一。良。與。与。矣
 人。生。端。不。始。富。貴。而。到。音。冬。貧。窮。冬。不。始。講。寺。而。到。音。冬。天。性
 色。無。避。原。除。

色戒錄

正心篇

養生篇

伉儷篇

肅閨篇

功名篇

嗣續篇

官吏篇

遇難篇

遠嫌篇

口德詞

附戒口過記

蒙養篇

附僕婦

婢妾篇

附尼僧

妓童篇

補過篇

補編

福善篇

禍淫篇

附編

勸孝文

勸弟文

惜字篇

附戒溺女文

附功律罪律

凡例八則

一戒淫等書。往往聯篇紀寫。不分門類。即間有分者。義多未盡。茲則縷析詳明。無意不該。一十四篇之外。又補二篇。係前所未及載者。以成大觀。

一古人援引因果。用垂勸戒。而發明者甚少。茲于每事之下。遂一評斷。或証以他說。或奉以己意。各具精義。了如指掌。不容紊亂。并不容刪削。幸勿草草看過。埋沒其用心也。

一採輯百家。其中繁俗處。間多增改。俱首列姓名。不敢掩沒人善也。

一所參己意。隨筆增益。初非撻拾羣言。襲他人之長。以為己有。一古今事蹟。罄竹難盡。凡意義雷同。無甚意味者。概省不錄。至

未內所載俱僭加改削務期言簡意盡實與他書有別
 一誠正修齊以及治平之道悉備是書真堪羽翼經傳並垂不
 朽闕者須于圈點處得其入手工夫勿徒以因果報應目之
 一此關最難打破千古英雄往往失足庸人不知忽視此書巧
 加訕謗阻人勸化其罪業應歷劫難磨也
 一萬惡淫為首百行孝為先此森羅鐵案也余閱顏光衷先生
 孝友二文真語語痛切字字驚醒因附于後以助猛省

色戒錄

正心篇

慾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慾。

魯敬姜訓子曰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

許鶴沙曰淫念一生諸念皆生邪緣未奏生忘想心勾引無計。

生機械心稍有阻礙生嗔恨心慾情顛倒生貪著心羨人之有

生妒毒心奪人之愛生殺害心種種惡業從此而起種種善願

從此而消故曰萬惡淫為首也。

貴溪某生屢試輒困丐張天師表查天榜聞神語曰此人分當

科名以盜婚故奪起語生生日無有遂申牒自辨神復批曰雖無其實有其心生愧悔莫及蓋少時見婚殊色偶動一念故也

崇甯中豐相之居建州夢京師儲祥宮道士來謁曰我已非人明日將生尙書家爲犬願善視我公驚曰君有道行因何至此對曰某修道戒兼施藥濟人本無隱惡只因往醫一婦妄念忽起坐是受譴旦而大生五子其一身黑而頭黃疑爲黃冠云傳青野曰某生與道士不過偶萌一意耳若受罰若此况實有其事者耶有心向道者慎勿以舉念甚微而忽之也

俞淨意公遇竈神記內云君意惡太重專務虛名又云至于邪淫雖無實跡然見美色婦女必熟視心動第無邪緣相湊耳試返身當其境能如魯男子乎君逃禍不暇尙祈福哉俞懇求救度其人云君從今後凡若妄念先具猛力一切屏除收拾乾淨一箇念頭只理會善一邊去久之自有效驗俞公力行數年果中進士享福壽焉傳青野曰第無邪緣相湊一語凡人俱當猛省病根未拔者不得局外說王道也

朱在菴曰心之緣引在目故戒淫以正心爲要而正心則先自非禮勿視始苟能以義制事以禮治心則見如不見可以成聖成賢者上也次之卽當謹守禮法未見先防閑之將見豫檢點之已見卽禁持之否則此心一動牽枝引蔓未見而思已見而貪搖惑無主不可救藥矣

傳青野曰不特非禮勿視亦當非禮勿聽蓋褻狎之語摹擬人

神最易動心。故遇羣聚穢談者，必掩耳過之。或正色拒之，否則清淨心田已下一不淨種子矣。

李退夫隱居南嶽，常以不遇師爲恨。一日忽望見樹杪二人相坐對奕，退夫大喜，亟望致敬。俄有田婦出旁，不覺反顧，則二奕者已失所在，悔恨無及。

昔五天僧達磨達，有辨慧，師子尊者恒對衆稱之。至傳法嗣祖，則以婆斯舍多當之。達摩達心恨之久，之獨行渡水，有女子浣露其足，達磨達念曰：此脛乃爾白哲耶。師子尊者忽在其旁曰：汝每念我不以祖位付汝，今日之心可授祖位乎。達磨達于是攝念求哀曰：微細慢犯，如是之難敵也。

甲戌之冬，余與弟蒼野擁爐圍坐，語及茅鹿門拒婢一事，不禁

擊節嘆賞。爾時弟默然良久，余訝問故，曰：適思鹿門所拒婢，不過尋常美好耳，設有天姿國色，光艷燭人者，此時還能定情否。余懼然悟及阿難月通，俱爲佛門高弟，其持守戒行，非同凡濁。然一敗於摩登，一敗於紅蓮，此非徹底澄清，煞有定識定力者，不能若但制而不行，則是病根終在。故平日當自格物致知，正心誠意始。如王陽明先生傳習錄，劉念臺先生人譜全書，實與大中表爲表裏。學者熟而思之，則一日間視善語善行善，此心自有把握。臨行時便從容鎮定，決無搖奪，而是書之作，又爲第二乘也。附記於此。

純陽祖師獨居山中，日暮見一絕色少女，自言歸甯母家，至是迷路，借此少憩。既而窈窕萬態，調戲百端，迨夜逼同寢。祖師意

不爲動。如是三日始辭去。

蘇東坡在徐州參寥子自錢塘訪之。坡令一妓與戲。并求詩爲贈。乃口占云。多謝尊前窈窕娘。休將幽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遂東風上下狂。坡公深爲佩服。自是家人在座。亦不避嫌。傳青野曰。二公心如水月。不可污染。真有定識定力者。但人非上智。安能臻此。苟旋起旋覺。旋覺旋滅。卽正心第一妙諦。唐李回舉進士。元和八年。下第將歸。有僧觀曰。君欲速及第。何不讀金剛經。遂日念數十遍。至王橋步月。有數美人與言。遂被誘去。李回慮是精怪。乃默念金剛經。忽見異光自口出。美女駭走。蓋狐狸所托也。李回茫然迷路。俄有白犬吐光引自本所。後中第。桐城姚庭若曰。李回若不猛然提醒。則必身陷妖狐之宅。

矣。若非金剛經力。恐難脫此羅網也。總之。悞在與美人言耳。使見如不見。視若空花。主人惺惺。狐雖妖。安得乘其隙。哉。見美而心動。心動而與言。言語旣洽。此心愈動。旣動於心。則此心先爲妖狐所攝。心旣彼誘。身亦隨之矣。故戒邪淫者。當以正心爲要。念念正之時。時正之。平常不觀。不聞。時戒慎恐懼。掃除明了。則於觀聞時。更有何物。足以累之哉。久之。內外瑩徹。漸臻化境。并戒之一字。亦不用提起矣。譬如盂水。定之良久。水清於土。泥澄於下。自然清徹。但水面雖清。水底未清。一遇風擺。依然渾濁。必於澄定之後。取清去濁。如此數次。則濁性全消。任情攪亂。永遠如鑑。戒慎恐懼。於不觀聞之時。澄去泥濁之說也。臨事而戒。慎恐懼。卽不納於邪。然亦焦頭爛額矣。水底未清之說也。如李

回者亦危矣哉。

吳中有靈鬼善能淫人婦女崑山一女將被汚女曰溼西某氏女甚美何不往焉鬼云彼女心正吾不敢近女怒曰吾心獨不正耶鬼遂絕跡嗟乎心正者鬼尚不能近况邪色乎世之鬚眉男子而不能力正其心則又此女之不若也

唐時密雲令有女年十七姿容絕世病屢年北山黃衣道人有道術令自詣請之醫立效厚謝之月餘女夜卧忽有人與寢至則昏魔如是數夕懼告父母令乃移牀近女伺其動換而獲之遠命燈至則北山道人也縛而訊焉泣曰吾居北山不到人間垂千載矣蒙召殷勤所以到縣及見公女意大悅之自抑不可於是潛形往來今遇此厄夫復何言遂殺之姚庭若曰道人以

一念之差初則因見而生邪繼則恃術而妄作遂喪其命哀哉蓋術猶水也可以載舟亦可覆舟以術救人千遍萬遍其術彌靈以術魔人偶一為之其術即敗此天道也傅青野曰千歲道人而當境猶煩自抑已非真能修行者矣况終於不可制耶故不磷不淄必待磨涅之後方成堅白然則千載之內第外物不搖故內念不興耳而病根依然在也所以慎獨工夫不得須臾難卻甯於不觀不聞時遂可無戒慎恐懼哉

昔有好色者問於王龍溪先生先生曰有人設帷帳一所指此中有名娼汝可褰帷就之汝從其言入視通汝妹汝女也此時淫心亦頓息否曰息矣先生曰然則淫本是空汝自認作真耳噫先生之言可為好色者頂門下一針矣孔子曰其恕乎已所

不欲勿施於人。吾願世之見他色美者。皆作妹與女觀。語云。榮色人人好。皇天不可欺。我去淫人婦。人來淫我妻。楊幼奇誦之曰。見他色美。便當作自己妻女想。方起念欲私。便當作人見我妻女想。易地相觀。則邪念頓息矣。許鶴沙曰。世人以淫爲愛。余則以淫爲殺。譬如姦人妻者。必反惡其夫。姦人女者。必嫉其父母。以及媚優。必惡其同行儕。偶行姦賣。俏之人惡之不已。則思所以傷之。害之。絕之。殺之。而後快於心。至於其夫。其父母。其同行儕。偶之所以視我者。亦當如是。於是人之殺我。與我之殺人。禍機皆伏於此。清夜思量。則淫心頓息矣。

曰。乾初揲曰。古有賢者。淫念勃發。力不能敵。自以手置火中。不

堪痛楚。或搏雪爲丸。裸體置之。否則自視己身。次及於死。曰。死期至矣。又神往故人之墓。曰。此人往日在世。如我。我來日在墓。如彼。逸樂萬狀。轉眼成空。此時淫心。未有不息者也。

傳青野曰。防淫之念。須要慧力。細思貞節之人。敬重不已。我則何心。自甘汙下。富貴之人。榮耀不已。我則何心。自甘貧賤。禍謹之人。追悔不已。我則何心。自甘種造。夫以倏忽之歡娛。博畢生之坎坷。則爲不智。以隻身之罪業。貽舉室之妻。其則爲不仁。如是參觀。真覺冷水澆背矣。昔有貞女。少艾而寡。日誦孝經。檢束邪念。則吾儒讀書窮理。亦正心之一法也。

趙清獻公思絕慾。掛父母畫像於卧中。以自鑒。

王大契問雲棲禪師曰。弟子自看戒殺文。遂持長齋。惟色心熾。

色戒錄
盛不能滅除。乞師方便教誨。使觀欲樂。一如殺生之慘。答曰。殺是苦事。故言慘易。欲是樂事。故言慘難。今爲一喻。明明安毒藥於惡食之中。是殺之慘也。暗暗安毒藥於美食之中。是欲之慘也。智者自思之耳。

養生篇

黃帝聞廣成子在崆峒之上。往問何道可以長生。答曰。必靜必清。無勞爾形。無搖爾精。固其宅舍。守其命門。乃可長生。

伊川先生曰。吾幼年稟質甚薄。幸自調養。三十而浸益。四十五十而豐盈。今幸七十有二矣。較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若人待老而求保生。是猶貧乏而蓄積。雖勤何益。傅青野曰。身體壯健。人知得自先天。而不知培養後天者。居半。每見本來軟弱者。自知不足。不敢妄加強削。故老而益康。而本來強盛者。自恃有餘。遂至肆行淫慾。故壯而卽衰。然則軟弱者。未必非天之所以福善。而強盛者。又未必非天之所以禍淫也。

蒲傳正知杭州。鄉老李覺者來謁。年已百歲。色澤光潤。有同嬰

兒公問攝養之術曰術至簡易但絕慾早耳

科名必覽曰寡慾最上丹頭在清淨念慮慾火焚燒精神易竭遂至室其聰明短其思慮有用之人不數年而廢爲無用而且漸成勞瘵之患蓋不必其常近女色只此獨居時展轉一念遂足喪其生平而有餘也

明翰林鄺子元有心疾昏憤如夢聞真空寺有老僧不用符藥能治心疾往叩之僧曰此疾原於水火不交凡溺愛冶容而作色荒謂之外感之欲夜深枕上思得冶容或成宵寐之感謂之內生之欲二者綢繆染著皆耗元氣若能節之水不下涸可以上交於心火不上炎可以下交於腎子元深服其言乃獨處一室斷絕百擾月餘遂愈

謝上蔡云某色慾已斷二十年矣蓋欲有爲必須強盛時方能勝任故斷之也

太倉張翠九十餘耳目聰明尙作畫問之曰平生惟慾心淡慾事節耳夫老而強健人生第一樂事而問其所以致此不過曰節慾而已固未嘗斷之絕之也人亦何苦而自戕其生哉

昔人規王黼曰君不見夫飛蛾乎飛翔燭上驅之不去終於焦爛聲色之害不啻膏火也今人之於錢財也猶知較計錙銖量入爲出而精液之可貴非特錢財也淫慾之所傷非特錙銖也財盡則窮精盡則死則毫不知惜一旦無常忽到主人將去然後伏枕哀鳴悔不早早珍重此數滴之水亦已晚矣古云眞精賣與粉頭顱翻向人間買秋石愚哉

董江都曰天地之氣不致盛滿不交陰陽是以君子甚愛氣而謹遊於房。

姚庭若曰野草間花固宜永斷。卽夫婦之際亦貴有節。若云正慾非淫則家釀不可醉乎。且人終身疾病恒從初婚時起。每見少年興高力旺往往恣情無度。漸成勞怯。甚者天亡累婦孀苦百年姻眷終身相偶。何苦從新婚時種卻一生禍根。前輩每遇子孫將婚必諄諄以此戒之。

自警編云。修養之士宜書月令置諸左右。夏至節嗜慾。冬至禁嗜慾。蓋嗜慾四時皆損人。但冬夏至陰陽相爭之時尤能損人也。又云。凡大寒大暑大風大雨大雪日月蝕地動雷震皆天忌也。醉飽喜怒憂愁悲哀恐懼皆人忌也。山川神祇社稷井竈。

之處皆地忌也。宜淫犯忌得禍最烈。

道經曰。夫妻燈下交感最能損壽。

素女曰。人年二十者四日一泄。三十者八日一泄。四十者十六日一泄。五十者三十日一泄。六十者當閉而勿泄。如此不廢人道亦不損元陽。傅青野曰。上古之人體質醇厚。猶且節慾如此。近來稟氣日弱。益當損之又損。昔楊誠齋謂好色者曰。閻羅老子未曾相喚。子乃急急自求押到。斯言雖謔。可作韋警。

岐伯曰。今時之人以酒爲漿。以妄爲恒。醉以入房。以慾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滿。不知御神。務快其心。逆於生樂。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傅青野曰。酒淫薪也。慾火方熾。益之以薪。則愈熾矣。精氣流瀉。莫可止抑。危矣哉。醫書曰。醉飽行房。五臟反覆。

則飽亦不可也。又曰：行房百里者病，百里行房者死。則行路亦不可也。養生者均宜痛懲。

鄖陽鍾都司者，酷信方術，常服道士韓衍山藥。其方以男女初至壬癸水和藥為丸，久之覺頭重眼眩恍惚，見白衣人，道士曰：此藥行也，未幾眼珠雙落，凡上九竅出血暴卒。陳揀塘曰：富貴之人何欲不遂，所慮者惟壽耳。故此輩得以長生不死之說中焉。然長生不死，回天奪命，豈尋常伎倆可辦。故必要以罕見之事難致之物，庶可聳動聽信，而因得久住誑騙。及其久也，卒無效而兼有害焉。宵遯耳矣。又有繼來者曰：彼未得其精，非吾比也。所以前車既覆，後車復蹈之。往往而是。韓昌黎曰：求不死乃得速死，痛哉言乎。然千古最聰明人，旁觀甚清，當局則迷，豈能

言而不能行，抑明知故犯耶。若非視如空華，斷以慧劍，欲無流浪生死中。

姚庭若曰：世有一種邪術，名曰採捕，乃方外術士持此以干豪富貴人，以逞其淫欲無忌憚之私，而又妄謂採陰補陽，以人補人，見效最速，乃修仙之所必需者，尤可痛恨。蓋必待採補而後成仙，則未聞自古仙人，皆資美色而飛昇。又未聞妓妾成行，金釵十二者，能緩須臾毋死。且又駕其說於彭祖，以為鑿鑿有証。彭祖有言：上士異牀，中士異被，服藥百顆，不如獨臥。此何以稱焉。昔某方士採補最精，少壯婦女一宿成癆，兩三宿必死，所害甚多。偶遇逆旅一婦，與之言及其婦言辭不遜，此方士自恃崑門遂與角勝，一泄而盡，登時氣絕。嗚呼！此等邪術，乃犯天地鬼

神所忌。必有以敗之者矣。安知此婦非鬼使神差耶。南京王冠巨富。習房中修煉術。徧招方士。配以妻室。自置婢妾十餘人。恣意淫毒。俟有娠將產。輒以藥攻下。卽入臼杵爛。和藥爲丸。或購別家初生幼孩。烹食甚慘酷。事發。屬刑部郎中嚴溪亭鞠問。比擬採生折割。凌遲處死。唯類無遺。而家墟矣。顏光衷曰。此等罪逆。不知幾世支銷。凌遲未足償其惡也。好生是長生。訣殺生是短命。因况殺人以求生乎。揆其初意。不過宣淫起見。而殺人食人。以供一夕之樂。絕滅天理。甚於禽獸。求長生乎。則不待命終而凌遲矣。求多男乎。則唯類無遺矣。卽間有一二漏網者。聞其死時。宛轉牀褥。肌肉碎爛。變形異類。乃死。易世而後無孑遺矣。乃知人誅鬼誅等耳。天網何嘗漏哉。醫道。生道也。生

道。而以殺道行之。未有不受其禍者。昔陶隱居用水蛭蟲蝨等

入藥。而不得上昇。楊氏削水漂尸頭入藥。見頭索命。俱見通吉錄夫

以治病救危。少動殺機。猶且得禍。况以之行淫乎。殺人已犯天

誅矣。殺無知之小兒。其業更甚。行淫已犯天誅矣。殺人以濟行

淫。則其報更速。自古以來。雖暴如桀紂。殘如政廣。殺人如草芥。

亦未嘗聞有如此之奇慘異酷也。是則于古人所不忍爲。不敢

爲之事。而王冠敢忍於爲之。其得報豈止於凌遲斬代而已哉。

沈特貶筠州。售一幼妾。携與俱行。七年後。歸呼妾父母。使嫁之。

仍然處子。或獻詩云。昔年單騎赴筠州。覓得歌姬共遠遊。去日

正宜供夜直。歸來渾未識春愁。禪人尙有香囊愧。道士猶懷炭

婦羞。鐵石心腸延壽藥。不風流處却風流。傳青野曰。遠遊異域

最宜調養精力充足。卽瘡瘍交侵。亦不爲害。使因旅况。妻涼稍不自持。一旦身染沉疴。湯藥誰親。卽有知心好友。亦不過外面多情。而我方且感謝不遑。安能如至親骨肉。百般體貼。適我情性也。儻或不測。而衣衾殯殮。諸事草草。雖有家財。與貧無異。卽有妻孥。與獨何殊。甚者津送無資。藁葬天涯。春露秋霜。永絕蒸嘗之望。鵲啼鶴唳。彌增怛之悲。其能瞑目於九泉耶。古來流寓者。如宋之子瞻。明之陽明。真足法也。

伉儷篇

太上感應篇註曰。夫婦和而後家道昌。若乖張反目。無有不破家者。婦女未嘗讀書明理。若有不是。須明白曉諭。固不可任其縱恣。亦不可遽主嗔嫌。世人遇强悍之婦。則受其欺凌。遇醇樸之婦。則加以凌虐。明係欺善怕惡。此豈丈夫所宜有乎。

顏光衷曰。人生莫作婦人身。百般苦樂由他人。彼其離親別愛。生死隨人所主。惟一夫耳。饑不獨食。寒不獨衣。舍其身而身我。舍其父母而父母我。一遇遠旅之商。遊學之士。孤房獨宿。寒夜鐵衾。豈易受哉。我則薄倖。委身外舍。鍾情花柳。傲弄如狂。或一旦知遇。姬待滿前。罔念結髮。恐懼與女安樂。棄余何待。人以不恕也。若乃育鞠顛覆之家。晨夜無炊。針指自活。有不能殫述者。

豈其望我終身而中道棄之則情理何謂哉

漢光武姊湖陽公主新寡欲適宋弘帝從容謂弘曰富易交貴易妻人情乎弘對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弘位至三公

後漢黃允已娶夏侯氏因司徒袁隗為從女求婚見允嘆曰得婿如此足矣允聞之乃遣其妻妻謂姑曰今當見棄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乃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隱穢十五事畢登車而去允遂以此廢於時

河東裴章父鎮荊州時有神僧曇照言章位望過於其父弱冠娶妻李氏後從職太原棄妻洛中別有所挈過門不入李氏自感命薄布衣蔬食日誦佛經又十年復遇曇照驚訝曰吾十年

前嘗語郎君必貴今皆削盡何也章不能諱照曰夫人生魂訴上帝恐有大難後旬日為其下剖腹於浴釜中五臟盡出傅青野曰婦人之期望丈夫更甚於夫之自期望蓋婦人從一而終別無他相用心尚一可以格鬼神賈金石而丈夫意念不屬棄如敝屣此真神人之所共憤天地之所不容者也周安士曰自身顯達妻在故鄉不可置妾善哉斯言亟宜三復

宋劉廷式已定婚越五年登第其所聘女已雙瞽矣女家力辭不可以配貴人劉曰失明於定婚之後義不可棄若此女某不娶將何所歸爰擇吉成禮夫妻相敬如賓每携手而行生二子後瞽女以疾卒廷式哀哭不已時東坡慰諭之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君取盲女愛從何生廷式曰某知亡妻哭妻不知其有

日與無目也。東坡撫其背曰：真丈夫也。瞽女所生二子，皆登第。傳青野曰：近來一聞女瞽，便欲退婚。况當登第後，心高氣揚，而又值女家之力辭哉。劉公數語，真堪敬畏。昔周恭叔年未三十，既聘而女瞽，登第後，女家將反幣焉。公急娶之，愛過常人。伊川曰：頤未三十，亦不能做此事，誠人所難及也。

鄭叔通幼聘夏氏女，及登第而女病啞。其伯叔勸別娶，叔通堅不可曰：此女某不娶，將何所歸。未啞定婚，啞而棄之，不太忍乎。竟娶之後，官至侍從。啞女生子，復登第。

文紹祖與子議婚，柴氏既聘而女忽中風，紹祖欲更之，其妻不悅曰：我有兒，當使其順天理，自然長久。悖禮傷義，是為速禍。大丘紹祖即取柴氏為婦。次年子登第，柴女風病亦愈。生三子，皆孫迎福之道也。卓哉父母，其真能善後者乎。昔鄭氏家範曰：子孫有妻子，不使更置側室。若四十無子者，許置一人，不得與公堂坐，則為父母者，又不可不知也。

浙士張泰，至嚴州，店主翁姓，夢神告曰：晚來投宿張秀才，科甲人也，宜厚視之。次日張至，款待甚殷。張問故，具以夢告。張喜，夜思登第作官，惟妻貌不場，當易之。越兩日，店主復夢神言：張生尚未登第，便欲棄妻，今不能矣。張果不第。傳青野曰：夫榮妻貴，理之常也。儻因貌陋，便生離異之想，是妻甚不樂其夫之榮，而天地又安肯與以功名，而拆人之夫婦哉。

許允之婦貌醜。允曰：婦有四德，卿有幾德？婦曰：妾之所不足者，容耳。士有百行，君有幾行？允曰：皆備。婦曰：君好德，不如好色。何謂皆備？允大漸。禮之終身，傅青野曰：齊上納無鹽，孔明婿黃頭女，皆取其才德過人，並不以貌也。夫婦人倫之始，上奉父母，下育兒孫，爲宗廟主，關係甚重，而以色爲厚薄，其心尙可問哉？允問婦言，能無愧死禮之終身，可謂善補過者矣。

梁鴻有才德，勢家多欲妻之，並不娶。同邑孟氏有女，名光，字德曜，係平常士庶家，年已三十，擇對不嫁。父母問故，曰：欲得賢如伯鸞者，方可與配。鴻聞而聘之，夫婦相敬如賓，光每饋食，舉案齊眉，終身禮敬不衰。

史堂微時，已娶及登第，自恨不得富貴家女爲妻，漸至睽隔不

與同寢。其妻抑鬱成疾，卧病數年。堂不一顧，臨終，隔壁呼曰：我今死爾，忍不一視耶？堂竟不一顧。妻死，心不自安，乃從邪說，以土器蓋面，兼用柳索束其尸。是夕，見夢於父，曰：女托非人，生遭楚毒，死受壓勝，然彼亦以女故，壽祿削盡矣。明年堂果死，傅青野曰：余聞妻以夫貴，未聞夫以妻貴也。故不特尋常百姓，卽僕隸下人，旣已明媒正娶，萬勿厭惡。蓋因緣天定，豈得與命爭乎？所以舉案齊眉，至今膾炙人口。

杭州鄭和初甚愛妻，後娶美妾，遂遠其妻。妻鬱病且死，竟不一顧。和年三十一死，同邑有女沈翠英，赴陰見和在轉輪司，身無寸衣，受刀杖苦，牌上寫鄭和平生多淫，嫌妻愛妾，受罪滿時，往徽州陸家托生作母猪。

嘉完陳公子某爲徐文學塔寵媵婢月蘭。伉儷不和。適有算命婆至。知之。索徐氏厚賞。出一小木人付徐。身帶七針。囑其密縫枕內。過三夜。婢當失寵。徐如其言。夜半。大忽狂叫。口吐血沫。徐驚悔。取出。斷之。未幾。徐亦狂叫。旬日俱死。家業遂墟。傅青野曰。妻則光明正大。婢妾逢迎必工。故不肖者恒多溺焉。然履雖新。不以加於冠。奈何以寵婢之故而仇終身相守之結髮乎。洛陽王八郎迷戀一妓。與妻反目。每毒毆之。令妻及子異居。而自與妓同室。未幾。身病。質盡。妓颯然去。王乃復向其妻。妻避之。遂病卒。妻亦卒。置屍一處。至夜。忽聞鬪聲。啟戶視之。二屍反背而立。嗚呼。夫婦至死尙如此。不和之害。慘矣哉。傅青野曰。最險惡者。莫如娼妓。迎新送舊。非若妻之生死惟一也。財盡則散。

非若妻之貧富相守也。奈何以至無情者。而視爲有情。至有情者。而反視爲無情也哉。若好龍陽而琴瑟不調。則又另具一種肺腑。非復人類之可言矣。

明末一士人蓄一俊僕。於別室。雖至親密友。罕得見。以此失夫婦歡。妻恨甚。乃潛與僕通。未幾。賊發破城。士倉惶奔避。僕遂與妻潛逃。寇平。擒獲。訟於官。杖僕斃之。婦慚自縊。而士亦落魄不振。里人傳以爲戒。

四明鄔憶川諱孟震。年二十九。喪妻何氏。誓不更娶。終身不齒男女事。婦有再醮者。挾貲以通。勃然曰。若愧爲婦。奈何污我。厲聲叱去。亦竟不欲人言。夜携兩兒。蕭然並卧。儼若寡女。當事者時賜粟帛。扁其門曰。義夫子元會。仕至新安太守。

天順中都指揮馬良最爲上愛妻亡上每慰問適數日不出上怪之左右以新娶對上怒曰這厮夫婦之道尙薄豈能事我杖而疎之周安士曰男子親迎再拜奠雁蓋取一與之齊終身不改之義非獨婦道爲然夫道亦然也顧男子以繼嗣爲重故於服終後不得已而開續娶之途非因世間男子爲政私自從寬也

韓文公年五十喪夫人子輩數以再娶納妾爲勸言乃輒怒曰我心半百復何言哉獨處一室雖使婢亦不客人遇寒冬小孫溫足教其念書作對其清心寡慾如此傅青野曰人當年少內助無人不成家道或可再娶若已半百氣血日衰一旦不測妻少而寡子幼而孤青燈寒夜酸痛悲號儻遇外侮或爲前妻子

女欺誨其能瞑目地下耶古云子已冠父節慾子已婚父絕慾善哉言乎

曾子喪偶終身不娶子元請焉曾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殺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子非乎傅青野曰母鬻則父頑雖有明慈往往以後妻浸潤而逐子殺子者結髮有靈能不痛心哉迨至分析家財勢多厚薄曰後兄弟爭競門戶不保皆由於此儻謂清冷難堪或納一婢服侍牀第足矣一則名分卑微勿致陵辱子女二則元配維一亦不失與齊不改之義也

陳幾亭曰古來後妻之禍不可勝述故子女幼而不輕繼娶者防子女之害也子媳長而不復繼娶者原子媳之情也

程伊川曰。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自己失節也。或問孀婦貧窮無托者。可再嫁否。曰。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李東谷曰。父母垂死。人子幾不欲生之時。今人有父母死。未即人棺。乘喪婚娶者。喪心極矣。

或問妻可出乎。曰。程子曰。妻真不賢。出之何害。又問古人有以對姑叱狗。蒸梨不熟。而遽出其妻者。似亦無甚害。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君子不忍以大故出其妻。而以微罪去。語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絕友令其可交。

會稽范檣。萬厯初。知淮安府事。有一青衿。施奇芬。夫婦被訟。法應斷離。公曲全之。及致仕歸。孫瑞芝以公病降乩仙。請至。即施奇芬也。批曰。蒙公厚恩。曲全我夫婦。得生四子。今皆在。

庠。故特來謝。且公仁德。當享遐福。不足憂也。後果以上壽終。子孫貴盛。

四明葛鼎鼐。為諸生時。每赴學舍。過一磚橋。廟必揖。神見夢。廟祝曰。葛狀元過。必揖。起立不安。可築屏於門。廟祝如言。方鳩工。神復見夢。曰。無庸。葛生代人寫離書。已削其科名矣。蓋里有棄妻者。免葛代筆也。葛聞悔過。力為完其夫婦。止中鄉榜。官副使。傅青野曰。諺云。一世破婚三世窮。此為未成夫婦者言也。况已成之夫婦哉。故范公之夫婦。法應離異者也。而曲全之。遂享壽考。葛公之夫婦。自相離異者也。而代書之。致削狀元。然則今之貪財好色。挾仇恃詐。而折夫婦恩愛者。其受報當何如也。可見自天作合。稍有外心。必干天怒。與休妻。

之事者念之哉而起休妻之念者尤當念之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蕭閨篇

張湛謹嚴好禮居處必自修整每遇妻子必講說禮法及前言
往行以教誨之相對如賓故其妻子亦交相勉飭有聲鄉黨光
武朝拜太子太傅

呂原明夫人嘗言與公為夫婦六十年未嘗面赤自少至老雖
衽席之上未嘗戲笑傅青野曰男子請書明理尚多失德况女
人乎故當以身作則隨時隨地諭以禮法不得狎昵無度養成
惡劣之性及淫蕩之心語云教婦初來慎之

荆氏輯要曰閨門之內少了箇禮字便是天翻地覆百禍于殃
俱從此起

沈仲化曰鄉俗禮文病繁惟夫婦最畧有經年不相拜揖者狎

故也。豈知禮在狎處尤不可少。

司馬溫公曰：男治外事，女治內事。男子無故不書居私室，婦人無故不窺中門。

昔魯敬姜年已老而季康子其姪孫也，相見與言皆不踰閫。君子曰：知禮。傅青野曰：世人壯年弟姪輒入嬖嫂臥室，或於無人處私通言語，即為叔為兄，亦以尊卑名分恬不知怪，殊不知瀆倫敗檢皆由於此。至於中表姊妹以及疎遠眷屬尤宜避嫌，近來異姓結義托為至親，男女共席嬉笑一堂，大非美俗。若魯敬姜者稱為知禮，洵不誣也。

周女士曰：妻之姊妹無故不相見，妾之兄弟主母不相見，至親聯姻子女未婚各不相見，服外姊妹不相見，從堂姊妹不入寢室。

室。子婿不進內門。男女五歲不同卧。男子過十歲不近婢。幼女勿使僕抱。婢女抱幼孩不就手撫摩。唾口不無故多笑。不出風流綺語。不說古今姦淫事。不談及胎產事。不舉止輕挑。現情慾相不藏美女圖像。男子暑月不裸形。下體重衣。男女不共乘涼。妻不在家。婢媵不卧寢室。子女謹樸者嫁。嫁宜遲。流動者婚。嫁宜早。家主當早起晚眠。門戶嚴謹。此肅閨之大畧也。

許氏家則曰：婦女日守閨門。躬習織紡。至老勿踰內門。如有恣性越禮。遊山上家。賽神燒香。銜露體面。殊非士族家法。子孫泣諫之。父兄丈夫必痛遏之。

昔有大寺相傳求子甚靈。婦人被僧姦者甚眾。皆隱忍不言。後有按院遣妓飾為良家往寺求嗣。默携印色。搽姦僧之頭。而事

露遂殺之。傳青野曰：近來縱容妻女入廟歇宿者，可爲寒心。僧衆不肖甚多，保無意外之虞乎？特隱忍不言，故父兄丈夫不知耳。卽無他故，而艷妝炫飾，衆人屬目，外觀不雅，儻遇不良心起，奸邪引誘，誹謗敗壞聲名，或陰謀賊害性命，不保可不慎歟！昔佛說法，尚禁尼僧人聽，豈容女子已犯佛戒，何暇祈福？况在家行善，甚是無窮，乃婦道不修，兩沾沾於拜佛燒香，豈不惑哉！然吾見婦女入廟，皆作遊觀想，往往談論家事私語，不平，何曾有半點誠心，實爲可笑。是在爲丈夫者，禁絕之。

順治三年，有母女朝禮立帝，中途舟漏，借宿人家。夫見女姿，授計於妻，僞言夫宿別處，令母獨曰：婦共女一牀，夜半，夫潛歸，強姦，羞不敢白。母此早謝去，進香畢，女見廨廊遺一大紅汗巾，母

云：可以報取擾之家矣。舟過其家，酬之。婦戲曰：昨女愛汝，以此留記耳。夫揚揚自喜，以汗巾繫腰，須臾變一赤虺，絞痛而死。

順治年間，有夫婦進香九華山，婦宿舟底，有人窺其妻美，詐爲夫而淫之。次早方覺，慙而縊死。夫大慟，殯之。朝禮畢，載至家，則其妻先在，駭爲鬼也。婦曰：汝情人送我，先歸耳。夫益駭，發棺視之，則死者乃同舟人也。項上有索，似縊死狀。自是傳布。朝禮益肅。姚庭若曰：千里齋戒，致敬於赫赫之神，是何等重事，而乘間以施其狡，則平日之恣行淫穢，可想見矣。神安得不極之哉！獨是婦人不出閨門，豈有少年婦女遠涉數千里外燒香還願者耶？夫以母率女，以夫領妻，雖出在外，猶依然在家也。決不防有人姦之者，卽在不肖，亦不敢動念而往姦也。然心蕩則死不顧。

人雜則計易就。以不顧死之人。行至狡之計。而施之於不及知防之人。此雖理之所必無。而乃爲事之所竟有。慢藏誨盜。冶容誨淫。亦自取之而已。但其歸也。女何以嫁。夫何以處妻。雖神聖震怒。立極其人。究竟餘恥猶存。白璧終玷。此卽神聖亦無如之何也已矣。吾願爲家長者。但誨婦人行善。勿得妄許神願。儻萬不得已。有子者。子代。無子者。夫代。自己齋戒於家。心香一炷。有感必通。徧界虛空。都是神聖。何必跋涉江湖。登躋山阜。幸而無事。則賣面可羞。不幸受辱。則噬臍何及。况律有明條。縱無羞惡之心。獨無畏法之心乎。以上三段見婦女不宜入廟燒香

山陰祁彪佳。巡按至蘇。見街樓一尺。同一女偷視。項露結喉。卽擒訊之。乃用縮陽法。出入良家。專一奸宿。立斃杖下。女愧縊死。

成化年間。山西太原桑冲。投拜妖人谷才爲師。裝作婦人身首。學會女工。專一打聽出色女子。傳說引進。教作女工。默與姦宿。若有秉正不從者。迷藥噴身。默念迷呪。行姦畢。又念解昏呪。似此十年。姦通良家女子一百八十二人。後至晉州轟村。高宣家。被婿趙文舉察出。捉送問罪。凌遲處死。傅青野曰。二姑大婆。面生可疑者。必有蹊蹊。卽素所熟識者。亦不可與他來往。蓋此輩專作不良牽頭。傳遞言語。巧爲引誘。使內外懸隔。安能作合乎。若夫打聽消息。哄騙財物。又其次者也。以上三段言人家中不宜客留僧尼輩出入

陶石梁曰。今之院本。卽古之樂章也。每演戲時。見有孝子悌弟。忠臣義士。激烈悲苦。流離患難。雖婦人牧豎。往往涕泗橫流。不能自已。此其動人神速。懇切較之老生擁鼻。比講經義。老衲登

上座說佛法。功效更倍。此雖戲而有益者也。近時所撰院本。多是男女私媾之事。備極醜態。而世人喜爲搬演。并幷其婦人而觀之。恬不知愧。此與昔人使婦女裸逐者。何以異。曾不思男女之慾。如水浸灌。日事防閑。猶有竇倫犯義之事。而况乎宣淫以導之。試思此時觀者。其心皆作何狀。不獨少年不檢之人。情意飛蕩。卽生乎禮義自持者。到此亦不覺津津有動。稍不自制。便入禽獸可不戒哉。

傳青野曰。近來婦女。一聞演戲。便炫妝飾。到處觀看。遂信桑間濮上。竟爲才子佳人。風流美事。以至不克自持。敗壞名節。大半由此。若夫蓄養優童。是猶開門揖盜。火近乾柴。非富貴家所宜有也。以上二段總見男女不宜看戲

司馬溫公曰。男僕非有修繕大故。不入中門。女僕無故不出中門。鈴下蒼頭。但主通內外之物。毋得輒堂升室入庖厨。

漢梁冀嬖一奴。名秦官。出人庭闈。妻孫壽見而悅之。輒屏御者。托以他事。因與私焉。後冀以不軌族誅。

陳司空霸先從子禧。嬖一近侍。陳子高其女。從窻隙窺之。感想形於夢寐。遂與侍婢謀。通焉。嘗盜其母珠寶。與之價值萬計。并贈以詩扇。子高恃寵。漸與人語。自是遠近播揚。傳青野曰。僕以供使令耳。俊則何爲。况朝夕相親。時久則不及防。地密則不及察。目招心挑。終必與亂。卽妻女無故而近身婢妾。或至姦淫。則暗昧胞胎。還屬誰人骨血。况此輩語多不謹。大損名聲。故內外須別。非有事不許輒入。早暮直防。非大廷勿得偶語。此齊家之

女來窺笑讀書欲把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相如遲明託故去是秋中式先期其父夢郡守送匾額上題月白風清四字父以爲月宮之兆作書遺公公益悚然二十四成進士官至參政謝文正公遷餘姚人少館毘陵某家主人女乘父母出詣館見遷遷諭之曰女子未嫁失身於人父母夫族皆無顏面吾決不從女快快去明日辭館成化乙未夢神告曰上帝以子能不亂人婦女今科當命爲狀元也

信州林茂先閉戶讀書得鄉薦後有富鄰女厭夫不學慕茂先才名夜奔之茂先呵之曰男女有別禮法不容天地鬼神羅列森布奈何污吾女斬而退次年登第三子亦皆登第崑山周安士曰逞慾之人妄意殺生者今被痛苦偷盜者今彼貧窮固宜

受報若夫彼此貪歡似爲無傷然試問其夫見之悅乎其父母兄弟見之悅乎天地鬼神見之悅乎則悅者不過一人而切齒拊膺怒目環繞者徧虛空也二公一諭一呵見得此意

歸安茅坤弱冠遊學餘姚主錢應揚家有美婢夜至書屋呼貓坤厲聲曰汝何獨自呼貓婢笑曰我非呼小猫乃呼大茅爾坤正色曰父母命我遠出讀書若非禮相犯他日何以見父母又何顏見若主婢慙而退後登第官至副使壽九十傅青野曰父母生我幼而撫育壯而訓誨朝夕期望可貫金石而一旦辱身賤行辜負親心不孝甚矣如茅君者直能守身養志的是孝子歛縣唐臯少時夜讀有女調之屢將牕紙飶破公補訖因題云飶破紙窻容易補捐人陰德最難修一夕有僧過其門見一狀

元匾左右懸二燈卽書飶破二句異而詰問始知神火後果大魁天下

餘姚王華館一富家翁多妾而無子一夕遺妾就之袖出一帖上書云欲借人間種王卽書其旁曰恐驚天上神終不納遂行後主人修醮一道士拜章久不起主人問故曰適至天門見放來春狀元榜馬前一聯云欲借人間種恐驚天上神名則未記也主人心訝之王果中狀元仕至宗伯子守仁以新建分茅生與榮封傅青野曰借種自彼非我造意况成全美事又無殺機不肖者容易悞犯殊不知易姓更種使彼祖宗不歆非類斬絕血食罪莫甚焉况借種者昧已欺人惟恐彰露必欲埋沒其人而後快誰謂無殺機乎且無論此總之人生匹偶外斷無可動

姦淫之地者

嘉靖時某生東鄰一婦甚艷乘夫他往穴牆招生生亦心動將踰牆而上忽轉念曰人可瞞天不可瞞遂下婦趨於故處婉挑生復爲所惑重梯而上已騎牆欲過矣又自忖曰天終不可瞞急下急扃其戶而出次年鄉試北上典試者忽聞耳畔言曰狀元乃騎牆人也及狀元進謁始得其詳傅畜野曰以上諸公皆自平日涵養故能當境不亂此公數番搖惑較遜一籌然畢竟是有根器的人終能力制其心大魁天下可見安勉雖分及其成功則一也

明季浙士某爲某指揮西賓病寒令徒取被悞捲母鞋而出墜師床下師徒皆不知指揮見之疑與妻通訊焉不服令婢詭以

妻命邀之。已持刀尾後。俟啟門。兩殺之。師聞叩門。問何事。婢曰。主母奉屈。師怒斥之。使去。復強妻親往。師曰。某忝西席。敢以真。真。隨行。哉。請速回步。明日辭去。指揮始釋。然謝罪備述其故。師。隨登第位。通顯。傅青野曰。偶然無心之悞。竟成有意之疑。只此。片刻。兩命所關。危乎危乎。使稍有依回。不特身死難逃。而伊妻。無辜被害。冤魂纏絕。何時已耶。是以君子貴致謹於平時也。徐性善與楊宏。摠友也。赴試同寓。遇高僧相曰。徐當填溝壑。楊。當發樞要。是夜楊偶見處女美麗。計以厚賂求淫。徐嚴詞力止。次日高僧復遇徐。大駭曰。一夕之間。如何便有陰騭。文滿面。君。當大顯。易賤爲貴。復相楊曰。氣色殊不及昨日。因當與徐同顯。而目下名次稍後。於徐榜發。果然姚庭若曰。人當父兄師長之。

前。彼尊我卑。一切檢束。自然過少。若朋友等輩。無不吐之情。無不共之事。少有過失。法言異言。不避忌諱。是朋友者。所以補父子兄弟所不逮者也。况人有命薄而早孤。或無兄弟者。既乏義方之教。又鮮手足之規。卽有賢婦。而女子識見短陋。且內言不出。子闔雖有過失。安從知之。則輔成德行。舍友奚賴。是朋友者。又所以濟父子兄弟夫婦之窮者也。如徐公者。可謂益友矣。當揚宏欲爲此事。豈其父母兄弟妻子所得知哉。使不幸而遇邪僻之友。子中取利。贊成其事。則藩籬一撤。邪徑日滋。將喪身殞命之不暇。何富貴之與有。今且摠友力爭。一以從善而保己之貴。一以責善而易己之賤。可謂兩得便宜矣。然則徐與楊皆不可及也。

松江曹某應試南都寓婦奔之曹驚趨出行至中途見燈火唱道來入古廟中竊聽之乃唱新科榜名至第六吏稟云某近有短行上帝削去神曰松江曹某不淫寓婦即可補之曹驚喜之友寓借宿揭曉果第六傳青野曰曹公不過忍得片時情慾常不發達一生受用較之半世寒慙與他途積德累仁事半功倍語云好色者有女相就不啻惡曜臨門修德者有女來奔乃是福星光照良然

萬曆壬子科武進張璋字二無同某生應試南畿寓所主人妾夜奔之張峻拒不納某生知之竟私遁焉張忽夢迎天榜解元卽是某生忽追回勾去隨易張名初疑不信榜發果第一後中進士官至總憲某生竟終身不第以死傳青野曰天榜已定倏

忽改易感應之機捷于桴鼓有志功名者慎勿臨時失足致天祿之速勾也

南京某生赴試日寓對某指揮第有女窺之試畢後使婢約生生懼累陰德不許同居一友竊知之偽為生赴約相與就寢偶忘閉門適父晨歸突入見之大怒拔劍俱斬首於有司明日榜出在寓者首列因告人曰使我若往已在鬼錄矣姚庭若曰此生此女同時做鬼亦自不願但做這事時不暇計耳就計及亦必曰其父未必卽來來亦未必卽知我且乘空偷便姑且為之無奈他一來便知一知便怒一怒便殺頃刻不停正如紅衣大炮引線一著通身紅亮一霎時人馬都為泥血不及仰視豈暇躲避哉人肯于慾火焚燒時猛然想到未後一著則凡有機緣

相奏私奔自獻者。真如刀鋸來臨。無常來喚。頃刻身首異處。霎時押見閻羅。求緩死須臾之。不暇。決不敢萌一淫之就之之念矣。唯不肯想而姑且爲之。乘空偷便爲之。迨至死時。方悔或不及悔。哀哉。

南昌有竇氏雙生者。容貌聲音宛然相肖。卽父母亦難猝辨。至各以衣色別之。及長。同時婚娶。同時入泮。以及榮枯得失。無不皆同。一日應試。有麗婦少孀者。私挑其兄。兄拒之。并戒其弟弟。伴諾。竟僞稱兄而往。且約中後來娶。及榜發。兄獲雋。而弟名見黜。婦以貌同莫辨。猶謂中式者。卽所私之人也。大喜。助其行貨。及來春。兄復登第。婦聞之意。必榮娶望之。杳然。陰以書貽。遂怨恨死。所貽書。悞入兄手。驚詰其弟。慚悔無及。次年弟有愛子。與

兄同月舉者。暴殤。慟哭不已。兩目頓盲。未幾亦死。其兄享壽祿多子孫。稱全福焉。傳青野曰。禍福之來。或謂命相不同。故所報亦異。若豫章雙生。生命同相。事事皆同。無奈念別幾微。報分霄壤。可見相從心。生命由心造。雲谷禪師曰。極善之人。數固拘他不定。極惡之人。數亦抱他不定。誠信而有徵也。

宿松令朱維高。康熙己酉入江南。內簾取中一卷。夜夢一鬼曰。此人不可中。因手書一淫字示之。問其詳。曰。此人姦繼母之女。已干天譴。次日偶念前夢。以此卷呈。主試者大加擊賞。忽以筆抹其險阻二字。朱稟云中卷內。如此字者甚多。似不應抹。主試者悔之。命朱洗去。及洗而墨漬數層。忽憶前夢。遂擯之。周安士曰。骨肉之際。倘有行淫。是犯根本重罪。最膺天怒。永墜無間。擯

出孫山未足懲其惡也。

龍舒劉觀子堯舉。僦舟就試。調一舟人女。阻于防閑。旣引試。舟人以重扇棘門。無他慮也。入市良久而試題適堯舉私課。出院甚早。兩場皆然。遂與之通。劉觀夫婦一夕夢黃衣人持榜報曰。郎君首薦。忽一人掣去。曰。堯舉近作欺心事。殿一舉矣。覺言其夢而協堯舉。果以雜犯見黜。主司皆嘆惜其文。旣歸。父母以夢詰之。匿不敢言。次舉乃獲薦于舒州。然竟以不第死。嗟乎。試題適堯舉私課。天所以祐其登第也。而反以成欺心之事。辜負天恩。宜其見黜。然父母此夢。安知非天之特顯靈異。使之改過自新。以收效于桑榆者。乃文過飾非。甘于自棄。無乃辜負此夢哉。唐李登年十八。魁鄉薦。後五十四不第。詣葉靜法師問勸。法師

爲叩梓潼帝君命一吏持籍示曰。李登初生。賜玉印。十八中解元。十九中狀元。五十三位至右相。緣得舉後。窺鄰女張燕娘。事雖未諧。而繫其父張澄于獄。以此遲十年。降一甲。一十八歲。侵奪兄李豐屋基。至形于訟。又遲十年。降三甲。三十八歲。長安邸中淫一良家婦鄭氏。又遲十年。降四甲。四十八歲。盜鄰家室女王慶娘。爲惡不悛。已削其籍。終身不第。師以語登。登愧恨死。意狀元宰相。數百年中。僅見一二。而逐事削盡。况他人福分。萬不及李登。而造業同之者。吾恐司祿神未必僅降甲以示罰。而猶展期以待其改也。然苟無後來法師一叩。則天下之人。方且曰。命如李登。而不能中進士。天數何在。又必曰。惡如李登。而猶得中解元。天理安存。迨至惡貫盈滿。俛首待斃。卽欲悔恨自新。亦

何及哉

迪吉錄載薛珍舉宏治壬戌進士先一月夜夢其父同二老者齊聲謂之曰汝只說中舉中進士容易要先考我們陰騭方得汝顯榮吾兒尙積德以遺子孫珍請問二老爲誰父指曰此汝祖父此汝曾祖也珍醒述其語顏光衷曰世之登高第者盡道自己讀書才能所致權勢在手傲然無忌孰知此等福分皆祖宗辛勤得來不注油添炭炎熱幾何其必駢首號痛于地下矣

嗣續篇

昔某艱於子息醫者教以節慾靜攝勿勞心神心靜則精不搖神完則氣不走每妻經淨卽一交媾否則各榻如是半年妻果有娠娠後卽異榻足月之後果生一子後出痘僅三五粒永不疾病顏光衷曰少欲之人恆多子且易育氣固而精凝也多欲之人恆少子且易天氣泄而精薄也譬如釀酒然斗米下斗水則酒醜且耐久其質全也斗米倍下水則酒淡三倍四倍則水非水酒非酒矣此固精之說也又如蒸飯者緊蓋其上水熱氣升積久便熟其力全也時時揭之氣泄不行便成生飯此固氣之說也如夜夜交媾精氣既泄邪火上升安能受娠房術諸藥大慨燥烈只助邪火不助真陽邪火愈熾真陽愈枯豈有生子

之理。卽僥倖生子。亦不能育。幼年或殤于痘。或殤于驚。痘者熱毒。驚者熱風。毒者父母之真精不足也。風者父母之正氣不固也。過此二關。稍通人道。便有火疾。虛損。怔忡。五勞七傷等症。由于受生時。邪火熾。而眞陽枯。故所生之病。亦如之。可不慎哉。張甯多婢妾。而無子。一日禱于家廟。曰。甯有何罪。至累先人。傍一姬曰。只累我一班人。卽陰騭矣。公首肯。卽贈嫁數人。遂得子。傅青野曰。張公以蓄妾而無子。復以嫁妾而生子。是子之得與。不得不關妾之娶與不娶也。蓋搆求良家女子。以爲妾媵。則有壓良爲賤之罪。妾媵既多。恣行交媾。則有淫慾過度之罪。妻妾爭寵。終朝反目。則有不利其室之罪。一暴十寒。飲恨難消。則有怨天詈神之罪。而且形影生疑。冤曲拷掠。則有忍作殘害之罪。

因無子而造諸業。而愈無子。不亦哀哉。

揚州高某。初無子。販貨京口。寓中時聞安息香。一日壁中。忽伸進一枝。公潛窺。見一少女獨坐。訪之。主人卽其女也。問何以不字。曰。擇壻難耳。數日。公于鄰中。訪一媼。以告。主人微嫌其貧。公曰。吾當借貲與之。是日卽爲作伐。贈數十金。歸。夢神曰。汝本無子。今當賜汝。可名銓。踰年。果生一子。後登第。仕至尚書。周士安曰。不起邪心。難矣。爲之擇壻。更難。擇壻難矣。捐貲助其營生。更難。仁人用心。固如此哉。

施敏公曰。涇縣趙某。富而無子。因過某庄。暮宿焉。庄婦有媳。少而美。趙戲挑之。其媳力拒。姑知之。頓足曰。汝本無嗣。他是有風水人家。何不度個好種。不愁不發達。復使媳送茶。欣然相就。趙

疑問焉。媳以實告。趙忽驚悟。因托他故遣之。遂持炬馳歸。而夫
人卽以是夜受孕。生男。名悟生。仕至吏部。傅青野曰。淫人婦女
者。得絕嗣報。觀于二事。而益信。但借種一事。最屬可笑。無子繼
姪。情理兼至。而必以牛易馬。敗壞門風。是謂無恥。祖宗血食。陰
陰斬絕。是謂不孝。雖曰欺人。實以自欺。是謂不智。清夜細思。有
何利益。世間此種最多。故併及之。

馬從政。中年無子。娶一艷妾。每柳髮見公。必避。叩之。乃曰。父死
于任。骸骨難歸。故鬻妾耳。妾未經卒哭。約髮以素。是以相避。公
惻然。卽日還其母。不索原錢。并資路費。母子泣拜而別。是夕夢
神告曰。天賜汝子。慶流涓涓。明年果生一子。因名涓。卽狀元公
也。周安土曰。因無子。故置妾。旣還。反生子。使不還妾。未必生子。

也可見生子不在娶妾。只在力行善事。

岳州馮當世名京。其父壯歲無子。夫人與銀數錠。命置妾。公至
京。卽買一女。立契償銀。訖。因問所由來。女涕泣不言。固問之。女
曰。父爲運官。督糧。欠折鬻妾賠償。公惻然。不忍。犯卽呼媒。送還。
不索原銀。公歸。告以故。夫人曰。君用心如此。何患無子。居數月。
夫人有娠。將誕。里人夢鼓吹迎狀元。遂生京鄉會殿。試皆第一。
姚庭若曰。妻無子。而出私橐。以爲夫娶妾。其美意已足。動天矣。
况其夫又能周旋急難。而還女完節者乎。兩賢相遇。天賜覺子
理之常也。

陝西袁公以闖賊亂。父子失散。寓白門。用銀三十兩。娶一美妾。
至則背燈而坐。哭不已。誥之。婦曰。家貧。夫欲求死。故賣身以活。

之。但平日夫妻情重。不禁復痛耳。公惻然不忍。犯各坐。竟夜次日。送歸。復以百二十金贈其夫。貿易夫婦泣謝。因議無以報德。欲覓一閨女。送之生男。因至楊州。見一人牽十二歲幼童。甚俊。遂先買。送上。袁公諦視。即其子也。相抱而哭。繼而大笑。唐宣之曰。袁公以百五十金。遇此子。于四年之後。會合于數千里之外。豈非天哉。夫情慾之事。人所難持。袁公用金納婦。本屬可污。而旅夜分坐。不敗其節。則平日之輕色重義。不染一塵。可知還妻而不追身。直難矣。不又贈以百二十金。更難。有此奇德。安得不有此奇報哉。

邯鄲張翁家貧無子。置一甕積錢。十年而滿。有鄰生三子。犯徒。擬賣其妻翁懼妻去。而子不能全活也。遂舉積錢代償。夫人復

拔一釵。奏之。是夕夢上帝抱一佳兒送之。遂生宏軒先生。子孫相繼登科。姚庭若曰。張公貧士。而猶能如此。况彼富者。粟紅貫朽。肯隨在力行善事。子孫蕃衍。何可量哉。無知富者。賦性慳吝。惟以財爲命。而不以子孫爲命。孰知一口氣不來。任爾許大家財。爪分瓦裂。無天受管。荒墳曩曩。誰爲祭掃之人業。泮泮永絕。蒸嘗之望。詩不云乎。宛其死矣。他人入室。真可憐可痛也。

宜興學憲吳頤山無子。有李生告曰。某得一種子。法須損家財之半。方令歲歉。固天假公之會也。一貴糶賤糶賑濟貧民。二城門設粥廠。三收養遺棄嬰兒。四周卹娼黨。立宗族義田。五犯罪納贖者代完。六置藥療疾。七施棺掩骼。八修橋治路。九戒殺放生。十立義學。十一刊布善書。十二助流落者還鄉。

吳公欣然行之。連舉二子。嗟乎。李生所言。似浩大難行矣。然世間豈無大有力如吳公者乎。五福之二曰富。正謂其積善有資耳。用物而物爲用。謂之主。人主者能用天下之人者也。主將者能用天下之兵者也。財主者能用天下之財者也。有財而不肯用。不善用。則庫吏耳。守藏神耳。曷云主乎哉。吳次魯五十餘。僅一子。病弱。妻欲置妾。吳力辭曰。家貧。有子足矣。何必誤人女子也。妻私罄衣飾置一妾。則羸然病婦也。悔甚。令原媒改遣。議成。次魯知之曰。我既爲人。悞安可復誤人。且此妾在吾家。猶可望生一出吾門。萬無生理。安忍棄之。竟實告買者。還其直而去。妾自是病日愈。忽有娠。而子果以病卒。不一月而病妾舉一子。人皆以爲種德之報。傳青野曰。今人厭故喜新。

積不稱意。雖已育男女。卽行發遣。或犯病。剝貪圖財利。哄騙他人。猶如馬牛。衰老鷲。諸屠肆。何無情義。一至此耶。吳公甫娶病妾。似可轉售。而甘心自誤。既不害妾。并不害人。其德抑何感也。若夫辭妻美意。較之妻妒而強置者。相去天淵。得子固已宜矣。食報寧有艾哉。

姚庭若曰。殘忍之人多無子。陰賊之人多無子。好殺之人多無子。淫亂之人多無子。財緊之人多無子。清刻之人多無子。獨隘之人多無子。好潔之人多無子。總少生生之意也。故春夏之氣多長養。則萬物生焉。秋冬之氣多肅殺。則萬物凋焉。四德首仁。仁者果粟中。之人有生意也。好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有餘地也。時時含生意。處處留餘地。未有無子者也。如是而又積功累。

仁有言責者用其言。如林給事疏減賑米妻夢神責二子皆有死門戶遂絕則矣疏活人者生子必矣有官職者盡其職。如太平虞允文禁民溺掌兵者勿嗜殺如曹彬女本無子而有子之類孫著行貴。如馬默革罪人投島之例本盛之類掌刑者勿妄刑。無嗣上帝待賜二童之類此貴而求子之法也。至于富者用其財而已。一切衆生皆以財爲性命。凍者得之而暖。饑者得之而飽。死者得之而生。離者得之而合。此乃積德與子孫之捷徑。蓋天地者人之大父母也。救人性命是爲天地救子孫也。爲天地救子孫而天地不以子孫報之。無是理也。今有兄弟二人焉。一人富一人凍餒欲死。而其富者不分食鮮衣焉。父母有不痛加訶責者哉。天地之于人亦猶是矣。但博施濟衆堯舜猶病是在隨時隨地觸目到耳者不要放過便處處生意在在生機久之自有多男之慶矣。

傳青野曰。月令曰。雷始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以其瀆天威也。故凡白日文婚。或星月之下。以及朔望節日。非時非地。穢觸神祇者。生子每多形體不全。或變怪形異。類又聞社日生子。毛髮俱白。凡爲父母者。又不可不知戒也。又曰。人之于子。不特生之而已。又當種德以保之。每見世家望族。羞貽彤管。或流落烟花。倚門獻笑。非祖宗宣淫之現報耶。陰律云。姦人妻女者。得子孫淫佚報。則求嗣者。又不可不知也。

野云。遠人妻。次。皆。幹。干。符。辭。於。時。俱。來。臨。者。又。不。可。不。快。也。
豈。能。謂。曾。短。而。察。賦。於。門。牆。矣。非。誦。宗。宣。辭。之。與。時。相。劍。
又。曰。人。之。干。干。不。快。坐。云。而。曰。又。當。盡。辭。以。對。之。每。見。其。寒。望。
又。聞。師。曰。主。干。干。是。財。曰。其。財。又。不。可。不。快。也。
日。非。報。非。此。辨。辨。師。曰。坐。干。干。不。快。坐。云。而。曰。又。當。盡。辭。以。對。之。每。見。其。寒。望。
凶。災。以。其。責。天。劫。也。如。其。白。日。交。刺。海。星。月。之。下。以。又。財。望。商。
則。青。理。曰。日。命。日。雷。故。資。靈。音。不。類。其。容。也。清。坐。干。干。不。快。也。有。

官吏篇

宣德中曹文忠公竊以歲貢授代州學正不就願得繁劇自効
改授泰和典史因捕盜獲一美女于驛亭意欲就公公奮然曰
處于可犯乎取片紙書曹竄不可四字燒之終夜不輒天明召
其母家領回後大廷對策欲犯及宦官忽飄一紙于前有曹竄
不可四字公嘿然止遂狀元及第

王克敬為兩浙鹽運使温州解鹽犯以一婦人至王大怒曰豈
有違婦人行于里外與吏卒雜處者汚教甚矣自今無違著為
令周安士曰官長拘人往往違及婦女此最損德事也婦人愧
恥之心百倍于男子無論詞辱窘迫令彼輕生即婉容詢究而
一經出官彼且膽落魂飛為終身之玷嗟乎自妻與他妻不過

貴賤稍殊耳。假令己之妻女跪于堂下。官府赫赫臨之。萬目眈眈視之。此時何以復生乎。若王公者。可以高大其門矣。

傅青野曰。婦女或係孀寡。或係儒家宦裔。以及初婚將嫁。并有孕老病者。均當原情斟酌。切勿輕逮。如萬不得已。亦宜差老成役吏。卽審錄時。須擇止觀者。全其羞恥。倘律必用刑。不脫下服。叱退眾皂。後始行杖。若有罪監禁。另置一牢。不時查察。勿容雜處。至事涉姦情。關係名節。非其父其夫首告者。不宜輕准。兼勿株連。此大積陰德事也。

御史邵天民。巡按蘇州。見一囚婦甚美。呼至案前。以眉語挑之。夜取空箱昇入伴宿。三夜遂釋其夫。罪而出之。由此聲明大損。旋遭彈殤。

張寶節。度劍南。有華陽李尉。妻美貌。寶欲私之。而李造以贓敗。遂劾奏。竄嶺外死。厚賂尉母。娶之。歲餘。李妻死。寶亦得病。夢婦告曰。妾感公恩。不敢不報。尉已訴上帝。旦夕取公。然公亦有人。救拔若深居數月。卽無虞矣。屢來戒之。其時華山道士符錄。極高。與寶結壇。宇內言亦略同。一日暮望。見堂下竹間。有紅裙招。之意。爲尉妻。却忘前戒。下階趨赴。乃尉也。毆罵良久。口鼻出血而死。傅青野曰。做官甚不易得。正好防民之淫。完民之行。稽。陰德。以逮子孫。可自逞威權。作此無恥事乎。邵以貪淫而出入之罪。張以貪淫而入人之罪。其事異。其罪同也。到後果報分明。任爾滔天勢。一毫都使不得。哀哉。

徐晞爲縣兵房。有戍絕。勾丁而誤反者。其人求脫貧。無可餽。具

酒食令妻勸鷄而出過之妻有麗色強持之晞絕裾而走卽具
文書脫免他事類此由佑貳歷任兵部郎中後巡撫甘肅仕至
尚書

萬歷戊子科狀元趙秉忠父某作邑椽有指揮繫冤獄趙力出
之愧無所報請以女奉箕箒趙握手曰使不得強之又握手曰
使不得畢竟不從後其子上公車途有附其輿者曰使不得的
中狀元如是者再及第歸語其父父太息曰此二十年前事吾
未嘗告人何神明之告爾也

明太倉吏顧某凡迎送官府住城外江賣餅家後江以盜誣入
獄顧白其寃江感之以十七歲女進顧勿納具禮送歸如是者
再後江益窘鬻女於商數年顧考滿赴京授韓侍郎門下辦事

一曰侍郎他出夫人見而問之曰君非太倉顧提控乎我卽江
氏女也賴某商以女畜之嫁爲相公側室尋繼正房今日富貴
皆君賜也當爲相公言之侍郎歸備述始末侍郎曰仁人也竟
上其事孝宗稱嘆卽除刑部主事

順治九年江寔役劉某往江北拘人拘至收禁須十餘金可贖
囚云我有一女汝囑我家賣之劉諾過江與其妻商議旣而曰
我兩人同寢何如妻以夫故勉從之賣得二十金盡付吾劉竟
自取囚知之一慟而卒旬日劉病自言囚在東嶽訖我舌將
爲鐵鈞釣矣須臾舌伸數寸一嚼粉碎七竅流血而死傳青野
曰天下最險惡者莫過差役彼其狐假虎威恐赫愚民不特財
帛據爲己物卽妻女亦視爲己有破人之家敗人之行最可痛

限在官者。倘能禁懲。實造福無窮也。但爲差役者。亦宜當權方便。不可錯過。尤貴禁戢侶伴。共秉良心。卽此稍存矜恤。在我初無所費。而此犯已蒙惠不少矣。戒之戒之。

宋曹彬克益都。有獲婦女者。悉閉一室。竅以度食。且戒左右曰。是將進上。當密衛之。及事畢。訪其親還之。無親者。備禮嫁之。子瑋。琮。瓌。繼領旂鉞。少子玘。生獻太后。追封王爵。子孫榮盛無比。周安士曰。不染固佳。何如禁軍不掠之爲愈乎。蓋彬所密衛之婦女。皆係諸將所掠者。決非曹公自取之。而自還之。且自嫁之。也可謂萬世仁將之師矣。凡爲將帥者。均宜學此。

程彥質攻建寧城。下日。左右以三處女獻。皆有姿色。時公夜飲方醉。謂女子曰。汝猶吾女。安敢相犯。因封鎖一室。及旦。訪其父

母還之。後官至觀察。年九十餘。無疾而終。諸子皆顯官。

晉李矩領平陽太守。會安郡賊東下。擊破之。盡得賊所掠婦女千餘人。諸將以非矩所部。欲留之。矩曰。俱是國家臣妾。焉有彼此。乃一時遣之。

宋曹翰與曹彬同時。悉江州不下。屠其城。縱兵淫掠。死未三十年。子孫有丐于海上者。周安士曰。兵戈擾攘。骨肉分離。此時稍開生路者。惟恃一將師耳。倘遇師無紀律。則殘生喪節。猶如紅爐添炭矣。吾今拜求萬世將士。無屠焚城郭。無劫掠婦女。見人之父母。當作我之父母。傍徨莫措。想見人之妻女。當作我之妻女。恩情難割。想古人云。當權若不行方便。如入寶山空手回。總不爲天下生民計。寧不爲一身後代計乎。早自覺悟。獲福無疆。

來果報。特未及知耳。功過格云。患難中完一婦女節。功必倍之。損一婦女節。過亦倍之。張生享福。正未艾也。

康熙二年。池州大水。有人駕舟。救一少女。將逼私之。女趕迫。仍入水。遇一樹。得生。踰年。女嫁他村。合番之明日。謁見其舅。卽前逼己之人。大恨。泣白送嫁者。卽自縊死。母家搆訟。而此事始聞于人。姚庭若曰。益信視老如母。視長如姊。視幼如妹。視少如女之言。真淫火燒熾時。一碗清涼散也。此人如知是己媳。卽喪心病狂。肯萌此念乎。惟其不怨。不肯返觀。以至此極。母論其後。人亡家破。只此一箇賢烈媳婦。沒福登受。豈不悔恨欲死。獨是此女。旣被水漂沒而來。又投水漂沒而去。及逢楫逢人。委曲得活。必俟公媳兩箇見面一番。而終歸于死。此卽地獄之業鏡。以示

天下之小人。而無忌憚者乎。嗚呼。流離顛沛之中。能保自家女媳。不至于此乎。而垂危脅淫。孰知卽是自家兒媳也。故人之戒淫者。切莫作求福想。先須作免禍想。不識面之女人。莫作他人之兒媳觀。卽作自家兒媳觀。則惻隱羞惡之心。自然然生矣。念之哉。

醫士何澄。醫同郡孫勉之病。其妻俞氏。密語曰。良人病久。典賣殆盡。願以身酬藥之直。澄正色拒之。一日假寐。恍至一署。王者曰。汝醫藥有功。且不于艱急中亂人婦女。奉上帝敕。賜一宮錢五萬貫。未幾。東宮有疾。詔訪澄。一劑遂安。賜官賜錢。悉如其數。時邦美父爲鄭州牙將。年老無子。押綱至成都。妻命娶一妾。以白布總髮。問之。泣曰。父本都下人。爲州掾卒。母扶欄至此。不能

歸故賣妾耳。公惻然不忍。犯呼媒送還。父爲營路費。護送其喪。途中謹事椽妻。至都下殯畢。始歸。以實告妻。未幾生邦美。成進士。官至吏部尚書。傳青野曰。死喪流離之際。孤兒寡母。形影相弔。既可哀已。而况異地分離。肝腸崩裂。慘景凄情。何可殫述。時公憫人之凶。濟人之急。不犯其女。仁也。護送其喪。義也。謹事椽妻。禮也。有此三德。安得不有此厚報。

支立之父爲刑房吏。有囚無辜。留重辟。哀之。欲求其生。囚令妻延支至家。將伴宿以報焉。支拒不從。卒爲盡力。平反之。囚出獄。夫妻叩謝曰。公無子。吾有女。送公爲妾。少報厚德。可乎。支備禮納之。生立弱冠。中魁。傳青野曰。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而此囚夫婦。商議甘心被污。非性與人殊也。一以全己之生。一以救夫之

命。俱出于無可奈何耳。方且憐憫之不暇。敢萌一邪念哉。支公以爲吏。而能如此。尤人所難也。

蜀費樞會試至長安。遇一少婦。哭訴曰。妾京師販繒人女。夫死流落貧苦。無歸。願得相依。費曰。吾不欲犯非禮。當訪汝夫來迎。遍訪得之。父泣謝曰。曠昔夜夢神曰。汝女將失身于人。非遇費秀才。幾不免矣。今果然。是年費登科。官至巴東大守。傳青野曰。女子孤寡無歸。人生最苦事也。故冒恥求依。實萬不得已耳。在他人處。此必謂天假良緣。而費君以旅邸淒涼。不萌邪念。復爲之委曲周旋。使其骨肉完聚。其食報也宜哉。

宋青州王曾。寓京師。有欠官錢鬻女者。相別而悲。曾惻然謂之曰。汝女可賣于我。往來可得常見。因以白金如數與之。令償原

主約三日後來娶。至期不至。父母携女送館中。而曾已去矣。後中三元。位兩府。封沂國公。傅青野曰。王公救人之危。卽納其女。何傷于德。非若支費二公。決不可相犯也。而詭辭避去。所謂施恩不求報。德至厚矣。

遠嫌篇

子曰。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

內則曰。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外內不共井。不共湑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曲禮曰。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

周安士曰。訪友。勿得默入中堂。及窺內室。見婦人。不宜有意故。

容或揣度是何人妻女私念其真淫好醜見婦人衣服簪珥不念是何人物并互相傳視對他家亡婦像不得注目久觀亦避嫌之一端也

蔡虛齋曰居今之世亦有許多當避嫌疑處未可便以聖賢自撥

昔有沙彌妙顏八歲已足羅漢神通飛入玉宮后欲抱之妙顏曰且却且止不宜身近沙門后曰卿年幼小猶如吾子身雖抱之亦何不可妙顏答曰近情喻之如婦人教但情從微起猶一星之火能燒萬里之野譬涓滴之水能穿泰山之石事皆由漸以少致多以小成大是以知者遠嫌避疑消萌杜漸也傳青野曰每見人以聖賢自擬往往失足下知悞了多少若妙顏者不

以聖賢自擬此真學聖賢者也

魯人有獨處室者隣之嫠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嫠婦室

壞趨而托焉魯人閉戶不納嫠婦自牖與之言子何不仁而不

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

不納爾也嫠婦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以體覆之曰嫠不建門名

之女國人稱其亂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

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欲學柳下惠未有似于此

者期于至善而不襲其為可謂智哉姚庭若曰孟子曰夫婦有

別而况于男女之際乎禮曰姑姊妹女子已嫁而反兄弟勿與

同席而坐共器而食而况艷色美姿異姓之人乎所以一部禮

書只是別嫌明微四字盡之嫌微之際不別不明其害有二一

則捐名。一則敗德。促樽合坐。墜珥遺簪。在我僅戒閑之偶踰。而旁人則可以爲借指之端。故曰。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正冠。若男女雜坐。目貽語狎。始不過聊逞風流耳。而其後必不能僅止于目之貽。語之狎矣。蓋欲猶火然。蓄水以防之。置灰以覆之。猶恐其熾也。若置之乾薪油炭之上。又有大風以鼓之。不燎原不止矣。故道德經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故孔子贊魯人以智。而孟子惜柳下惠曰。不恭。

關壯繆公與昭烈皇后爲曹操所虜。曹欲離其君臣之義。使公與后共處一室。公秉燭侍后。燭盡焚燎。以繼。至達旦。吳文公恪訥。初赴京時。寓旁有一少婦寡居。夜穿壁相窺。公卽命僕啟戶。言雨而出。次日更遷他所。

姚庭若曰。余讀書棲霞山寺。近寺一小村。有一婦頗美。偶其夫他往。鄰居一少年。相與倚門言笑。其夫倏歸而見之。疑與少年有私。訊問不服。痛毆之。其婦氣鬱。投河而死。其母家訟于官。尸停未埋。臭穢難近。余向疑功過格。以言色調戲爲百過。爲太重。及觀于此事而益信。總之淫機卽殺機。少年婦女心雖至淫。而其護羞之心。與輕死之心。百倍于男子爲婦人者。旣未成淫。而虛擔惡名。實受拳毒。翁姑疑之。親鄰賤之。此其恥其忿。在彼胸中。固一刻不肯甘心者。旣無以自白。短見一起。非死不足以明心矣。要知一言一策。此中之樂幾何。假使此婦果然有心。則一死猶曰有因。然因愛生寃。情纏命斷。已爲可畏。若此婦實實無心。但以鄰居熟識。偶爾閒談。鄉村少婦。不知嫌疑。彼有心來。此

無心答而忽遭此奇冤。隕于非命。則此人雖偷生在世。恐冤魂纏結。未便罷休也。語云。別人妻。他家墓。惹了就是禍。斯言雖俚。可以悟矣。

傅青野曰。少年婦女。切莫攀言。或彼此原屬無心。而問答之下。不肖者反覺有意。况乎外觀不雅。體統何存。倘為人所疑。而萋菲組織。即不至性命干連。而我之聲名亦玷矣。此時還能與人爭辨否。是以君子貴遠嫌也。

口德篇 附艷詞

吳公寬少有介行。館一富家。有女方笄。窺公悅之。因以肉羹遺親婢。遺之通意。公即以他故辭去。人叩之。終不言。公中會狀。仕至宗伯。謚文定。傅青野曰。不特不言于人。即人叩之。亦不言。尤妙在他故辭去。此與聖人以微罪行同意。

無錫孫繼臯。美丰姿。館于某家主母。窺而悅之。遣婢送茶。杯中一金戒指也。孫佯不知。令收去。是夕婢來叩門。云主母到矣。公急取大板頂門不納。明日遂歸。人問故。答曰。生徒不受教也。終不洩其事。後大魁天下。子孫世有貴顯。傅青野曰。叩之不言。在人不能無疑。托以生徒不受教。則釋然矣。吾慕其德。更服其智。姚三菴本姓卞。館于懷氏。有女恒窺之。卞岸然不顧。一日曬履。

于庭女作書納其中。卞得之，卽託他事辭歸。或以詩讀之曰：一點真心堅匪石，春風桃李莫相猜。卞不受，且答書力辨其無此事。其子湛曾孫錫皆登進士。傅青野曰：人以詩讀，尙在影似，顯然任之，則人信矣。默然付之，則人猶信。惟答書力辨，而此事始不彰。其重人名節爲何如哉。

歸安沈桐，字觀頤，家貧，族兄遜洲薦入孀婦家訓蒙。婦忽夜奔，桐峻拒之。次日卽歸。婦恐語洩，備禮敦請，數次不赴。又挽遜洲往促，不從。屢詰其故，桐終不言。但曰：「不便而已。」遜洲默喻其故，邀歸同子讀書。次年，桐與姪節甫一榜中式，又同登進士。節甫官侍郎，桐至巡撫。

呂公宮夜讀某氏館中，有少孀乘月奔之。公毅然峻拒。次日復

令婢持雙玉魚來贈。公卽碎其玉，厲聲責之。婢慚而退。然未嘗與人言其事。及後課子，因訓曰：「讀書人積陰德爲上。我曾遇某事云云，然終不洩其姓氏。公癸酉應試南闈，丁亥廷對，俱有神助。字畫將訛，若有掣其肘者，輒得改正。大魁天下，仕至官保。唐宜之曰：幽隱之色，不犯甚難。兄弟子孫之際，不言其事，不洩其名，更難。食報宜哉。」

傅青野曰：人雖極不肖，却重聲名，彼完己之行，固是美德。而全人之名，尤德之最美者。倘津津然彰己之操，偶爾播揚，則不貞者抱不脛之恥，而彼父兄丈夫子女終身蒙垢，勢必骨肉乖離。甚且輕生殘害，則功不贖罪，吾見其可也。

席匡幼穎悟，遇一相士曰：子有縱理入口法，當餓死，明年適行。

某位奈何。匡甚憂。一日遇人談閩事。甚係名節。匡對之勃然作色。談者心愧而止。其事遂隱。逾年竟無恙。後位至台輔。程晴性仁厚。不談人短。每見人有所訾議。未嘗應對。候其言畢。徐爲辨之。曰。此皆眾人妄談。其實不爾。更說其人美事。天下稱爲長者。官刑部郎中。傅青野曰。遇談人短。苟傾耳拱聽。則彼愈津津有味。席公勃然作色。而此事遂隱。完人名節。何其大乎。然有一等人。非可以盛氣加者。或彼聽我言。毫不知愧。莫若程公之更談其美事。以迴護之。尤妙在不卽應對。一若弗聞也者。而其意興已索然。後徐爲辨之。則言者遂覺心平氣和。釋然無疑矣。不然。倘遇倔強之輩。嘵嘵爭辨。其事愈彰。稱爲長者。洵不誣也。

康熙己酉江南鄉試。一士領卷入號。忽有鬼于卷面大書好談閩閩四字。急以袖拂之。紙漫爛而字不可滅。遂棄卷出。于歸途病死。傅青野曰。帷簿之事。最爲曖昧。大都傳聞俱不足信。萬一有之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故好談閩閩者。必犯鬼神所怒。非有奇禍。則有奇窮。細思輕嘴薄舌。徒博一時口快。亦何利哉。趙概與歐陽修同在史館。概厚重寡言。修屢輕之。趙不以介意。會修甥女淫亂事。覺語連修與甥亂。上怒甚。羣臣無敢言者。概獨上言。修以文學近臣。不可輕譏。以閨房曖昧之事。臣與修踪跡素疎。修之待臣亦淺。所惜者朝廷大體耳。

李叔卿素廉謹。同僚孫宏嫉之。妄言于衆曰。叔卿空自得名。以吾視之。狗彘也。或問其說。曰。叔卿妻妹豈得爲人。自是喧傳遠

近叔卿欲明。不便出口。卽不欲明。恚忿難忍。遂鬱悞死。其妹聞知。大爲驚恨。亦縊死。不數日。雷雨暴作。將岩擊死。暴屍叔卿之門。及葬。雷復發。其塚傳青野。曰。閨房暗昧。無從稽考。又最易傳播。難以剖雪。小人之誣君子。大半出此。彼孫岩與叔卿。非有莫大冤仇。不過睚眦小忿耳。而舌鋒所及。方且揚揚自矜得計。而孰知連喪二命。生固抱恨。死豈瞑目。怨讟上蒼。雷火殛之。不爲過也。以視趙公不修小忿。挺身剖明。其爲君子。小人眞如天淵矣。

文昌化書載帝君訓太原王用予曰。淫殺口過寸絲有報。至涉功名一途。尤爲大忌。但殺業淫業。少知自愛者。猶知禁戒。至于口頭訕謗。隨意譏談。少年習氣。才子機鋒。以爲得意。而心胸輕

薄。琢喪元氣。向來福澤胎元。頓易寒窮。軀殼可不惜哉。可不懼哉。汝當廣勸世儒。無煩吾簽榜時。大費躊躇也。

靈城祝期生。好訐人短。又好誘人爲非。習之既久。自以爲能。晚年病舌黃。必須針刺。血流升許。乃已。一歲六七作。痛苦切至。竟至舌枯而死。姚庭若曰。祝生之舌。美舌也。其舌才必有大過人者。使遇明師益友。苦口藥石。痛下針砭。一旦翻然改悟。竭其舌才。而善用之。必能宣揚大教。勸化無邊。而竟以枯死。惜哉。舌有二業。恣殺物命。以供饕餮。是謂入業。惡言邪論。惑人害人。是謂出業。夫入業。猶有味存焉。若出業。則吾不知其味之所在矣。無味入而以血出。爲祝生之舌者。亦苦矣哉。

溫節孝曰。有一等人。攬貶風聞。拔舌地獄。有一等人。認定風聞。

指爲左券。布傳遠近。拔舌地獄。有一等人。直腸直口。自謂不欺。每爲造言。捏謗者。誘作先鋒。爲害更甚。拔舌地獄。

宋端宗時。元帥狗台。台臨海。民妻王氏。有令姿。被掠于夫長。殺其舅姑與夫。而欲私之。婦恐被污。乃陽曰。能俾我爲舅姑與夫。服菘月。乃可事君子。于夫長從之。師還挈行。過嵎縣清風嶺。仰天竊嘆曰。吾今得死所矣。卽嚙指寫詩于石上。寫畢投崖而死。血色如新。不爲風雨剝蝕。官爲樹廟立碑。後有人以爲無是事。作詩非之云。嚙指題詩似可哀。斑斑駁駁上青苔。當初若有詩中意。肯逐將軍馬上來。後其人竟絕嗣。元楊廉夫亦有題王節婦詩曰。介馬馱馱百里程。清風後夜血書成。祇應劉阮桃花水。不似巴陵漢水清。後廉夫無子。一夕夢一婦人曰。爾憶題王節

婦詩乎。雖不能毀節婦之名。而毀謗節義。其罪至重。故天絕爾後。廉夫旣寤。大悔。更作詩曰。天隨地老妾隨兵。天地無情妾有情。指血鑿開霞嶠赤。苔痕化作雪江清。願從湘瑟聲中死。不逐胡笳柏裏生。三月子規啼斷血。秋風無淚寫哀銘。後復夢婦來謝。未幾果生子。

萬曆間。江陰縣修志。一廩生。負盛名。與其事。偶見二節婦有其名。而不載事跡。遂削之。城隍廟道士夜見二燈。導二婦。一從正門入。一從東角門入。城隍降階迎。升階。二婦訴云。我等一生苦節。死載縣志。某生不訪氏行表章之反。并氏名削去。神曰。此生合登黃甲。旣輕節義。當削其祿籍。遂送二婦去。蓋二婦一從子爵受封。一民間婦也。生聞之。斥爲妄語。明年果考劣奪廩。憤鬱

而死。傳青野曰：世間名節最重最難，許之謗之固屬不爾，非之蔽之尤大不可也。故凡遇名節關係，慎勿生疑，當存厚道，卽纂修史志，雖宜直筆，然必確有見聞，不得苟且從事。上于天譴，吾輩尤當留意。

附戒艷詞

黃山谷好作艷詞，嘗謁圓通秀禪師，秀呵曰：大丈夫翰墨之妙，甘施于此乎？時秀方戒李伯時畫馬事，公笑曰：無乃復置我于馬腹中耶？秀曰：伯時但以念想在馬腹墜落，不過止其一身公以艷語動天下人淫心，不止馬腹，正恐墮泥犁地獄名且公悚然愧謝，自是絕筆。夫魯直不過好作艷詞耳，而秀禪師呵之如此，則後來小說傳奇專一懷人閨門，宣淫浪穢，無所不至，不知永

劫沉淪，何時得出也。

昔有人被攝冥司，見一人向之泣曰：我在生時不合撰作某書，盛行于世，陰司以其書導淫錄，我入地獄待此書絕滅時乃得托生陽世，乞爲我傳語子孫，多方講求焚棄此書，庶得超生也。姚庭若曰：陽世嘔出心血，只博得地獄沉淪數點血淚，哀哉！作者受罪于地獄，求此書之焚滅而不可得，乃生者猶竭力構思，惟恐不工，罔知悔懼，豈不惑哉！

傅青野曰：淫穢諸書容易精工，最難磨滅，患在智愚能曉，壯幼以知，非若聖經賢傳必待讀書種子也。勢必廣布海內，流毒後世，其罪業可勝道哉！

姚庭若曰：世有謂看金瓶梅而生憐憫心者，菩薩也；生恐懼心

者君子也。生歡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禽獸也。不知天下小人多，而君子少，果其爲君子也，彼固不肯看此書。如其小人也，有不歡喜效法者乎？且金瓶梅之可憐者，獨末後數回耳。若前此數十回，有一字一句，不是地獄種子哉？今以毒藥啖人，而謂之曰：汝莫懼我，自有末後解毒一著。毒未及解，而五臟已先壞矣。功過格以刻淫書者爲殺人不見血，洵哉有聚此等書說此等書借稅此等書，致啟邪淫殺機者，罪應與此同科。

傅青野曰：楊朱墨翟亦是戰國名流，孟子尙以害人心術而力拒之。比于洪水猛獸，況今之淫穢等書乎？其不待教而誅也明矣。有心世道者，尙能嚴爲禁絕，盡付楚炬，其功當不在孟子下也。今之貨買春圖、春物以及瓷器描畫、扇頭鏤刻，備極醜態，貽

害非淺。當道巨公尤宜加痛懲也。

西廂一書，當時作者至碧雲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之句，思竭忽仆地而死。想是神殛之也。乃述者又從兩續之，讚歎之，助焰添油，可哀也夫。

李卓吾見地超越，律身清慎，晚年竟遭非橫，斃于獄中。尋其生平，不過批點西廂、水滸、金瓶梅等書刊刻而已。

金聖歎才思過人，所評西廂用朱子註中庸、右第幾節法，又評水滸于極穢處，拈拾佛經膾炙人口，徧行天下。順治間，俄遭天網之災，致身首異處。家財沒官，傅青野曰：淫穢等書一經才士品題，則聲價十倍。流毒愈深，益難磨滅。卽作者決無知己之感，亦必痛恨于九原也。故讚歎之罪，實與作者同科。二公食報之

慘無足怪耳

張纘孫戒淫詞云。今世文字之禍。百怪具興。往往倡淫穢之詞。撰造小說。以為風流佳話。使觀者魂搖色奪。毀性易心。其意不過網取蠅頭耳。在有識者。固知為海市蜃樓。寓言幻影。其如下高名特達者。少隨俗波靡者多。彼見當世文人才士。已儼然筆之為書。昭布天下。則閨房醜行。未嘗不為文人才士之所許可。平日天良一綫。或猶畏鬼畏神。至此則公然心雄膽潑矣。若夫幼男童女。血氣未定。見此等詞說。必至鑿破混沌。拋捨軀命。小則滅身。大則滅家。禍天下而害人心。莫此為甚。倘謂四壁相如。不妨長門賣賦。則何不取古今來忠孝節義之事。編為稗官野史。未嘗不可。騁才未嘗不可。射利何苦。必欲為此。開口定是

佳人才子密約偷期。絕不新奇。儘為落套。而自綺語為殃。虛言折福。不特悞人。兼亦自誤也。

冒嵩少諱起宗。己未下第歸。註大上感應篇。因念好色損德尤甚。干見他色美。下備載報應。以助猛省。時佐寫者西賓羅憲。獄辛酉羅歸南昌。卽入泮。戊辰春。羅夢一道粧老翁。左右二少年侍老者。出一冊。令左立者誦。羅竊聽之。卽見他色美。註也。誦畢老翁曰。該中旋呼右立者咏詩。卽咏曰。貪將折桂廣寒宮。那信三千色是空。看破世間迷眼相。榜花一到滿城紅。羅醒。決冒公必中。卽以是兆作書寄其子。裏榜發果登第。時其子呈羅書。惟榜花二字未解。偶見類書註云。唐時禮部放榜。姓僻者號榜花。而冒姓實應之。後官至憲副。姚庭若曰。今人一身不淫。止了得

一身事業何如一人勸十人勸百以及千萬同證善果乎猶如布種然一升落地報以石計種無窮生亦無窮但須勤布莫使田荒又如傳燈然一炬然千炬皆然燈無量光亦無量但自我傳莫自我滅人特未肯實心苦勸耳如勸人而人不應是猶布種而種不生傳燈而燈不明也有是理哉

嘉興府庠生某性善隱惡揚善遇子弟親友談笑闈門事便正色怒戒因作戒口業文垂訓後學萬歷年間年邁無科舉門生多應試者強邀師同入省城偶出遊犯布政鉞因命題作一文大受知賞爲懇學憲得與棘闈放榜前一夕夢其父語曰汝前身少年進士因恃才傲貴侮慢老成上帝罰汝累困場屋終不發達月前偶有一士應今科聯捷者爲姦室女除名文昌奏汝

作口業文訓戒後進陰功不小請以汝名補之汝必聯捷並宜修德生驚喜登第後謹厚倍常仕至御史

傅青野曰古人立言無非一片救濟婆心勸化百千萬世故與立德立功並垂不朽今之造作淫書者可惜一副錦繡心腸種下不朽罪案然則筆舌二種造業無邊造福亦無量惟人自取之耳

文中子曰敗紀小人妄談花柳之事持綱君子獨傷風俗之乖事已干乎天條何可資爲談府乃有吉席華筵指某某而陳鄙褻閒行雅坐斥誰誰以快驕歡追風捕影執莫須有事成真含血噴沙取或可疑情作據語言偶失謹閉然其道臨邛行迹整時乖條爾羣稱河間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萬皂白難分里及

鄉。鄉及邑。邑及天壤。薰蕕莫辨。數句閒談。遂使香魂吞聲于古。下。半。生。名。節。乃。爲。污。蠅。飲。恨。于。閨。中。夫。家。母。家。痛。敗。倫。而。辱。祖。子。輩。孫。輩。恤。穢。德。以。羞。親。污。人。九。族。誠。無。形。之。金。刀。毀。我。三。綱。是。待。誅。之。鐵。案。卽。有。真。情。宜。思。陰。惡。况。爲。捏。語。能。不。傷。心。更。有。作。爲。歌。謠。傳。諸。藥。府。墨。汁。淋漓。涅。盡。清。名。無。處。洗。霜。毫。婢。約。點。成。鼻。語。幾。時。休。天。地。難。容。神。人。共。憤。凡。百。君。子。宜。思。謹。戒。

蒙養篇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

何氏曰。婚姻正始之道。今人惟知正其女。而不知正其男。此淫風所以日盛也。凡生子十五時。卽防他人引誘。仍戒女僕往來。令保定其身。如處子之貞潔。則身正而家道自正矣。

姚庭若曰。昔有一人。年已二十。不通人道。初婚之夕。竟不知何所云。爲次夜保者教之。乃解其後身體強壯。冬可不絮。徹夜不睡不倦。益信古之人。或壽百歲。以至千歲。蓋非誣耳。古人三十而有室。則三十以內。渾沌之天也。邪智不鑿。則元氣必固。精神旺足。身體強健。曷足怪哉。無他。養其蒙而已。是故邪言勿入其耳。邪色勿入其目。內外有別。男女有辨。使彼日熙熙焉。處其中。

而不覺視夫壯者之有室也。亦猶夫幼者之有學。弱者之有冠而已。安知其他哉。故養之以樸。樸則愚。愚則壽。理也。今之養蒙者不然。羣居終日。言不及義。長者聚而穢談。幼者在測而不諱也。少者嬉戲。信口村說。長者過之而不問也。又復優場演劇。淫辭居半。甚至私奔調謔。極諸醜態。縱少者觀。而長者不禁。更爲解說也。嗟嗟。彼非木石。安能恬然無所感觸哉。而又內外無辨。男女無別。萬一狡獪之童。偶有獨得不良之婦。或有招搖往往一時失足。坑陷終身。元氣一傷。枯瘠立見。而爲其父母者。方且謂彼幼無知。恬不加察。遂至幼年虛弱。早歲疴羸。迨于授室。而元氣固已耗其大半矣。此而欲壽。何可得哉。是以壯年肆慾。節其肆者。在我幼童無知。養其童者。在人。則爲之父兄者。自當體

我欲壽之心。以壽其子弟。爲之師長者。又當推我欲壽己之子。若弟之心。以壽他人之子。若弟也。

嘉靖中。陸中丞珙子仲錫。年十七。有才。隨師邱某居京。對門一女甚美。與師屢窺。心動。師曰。都城隍最靈。汝試往禱。遂禱之。是夜夢與師俱爲城隍所追。大加訶責。曰。何物小子。敢竇神若此。命更查簿。陸註甲戌狀元。邱無所有。曰。陸某當奏上帝。削其祿籍。邱某抽腸。以彰顯戮。夢甫醒。而館童三更敲門。報邱先生斃于絞腸痧矣。後陸果貧賤終身。嗟嗟。天地君親師五者並列。師位何等尊重。弟子以師事。我則終身成家立業。俱我教之。正不止誨以文藝。督以帖畢而已。古者易子而教。是至親如父兄。猶不得任其教子。若弟之責。而以歸之于師。而師固可以路人視

弟哉。若邱某者，良心喪盡，此其惡業，不可勝誅。抽腸而死，豈謂過乎。雖然，陸中丞與有罪焉。以十七歲之少子，血氣未定，而不知擇師以教子。邱某，仲錫乎何誅。

昔番禺大商有子，佻達，盡費所資金，于途次臥病，其父因攜謁胡翼之先生，援告以故。先生手授一編曰：讀是可與進學矣。其子發視，則素問也。讀未竟，惴惴懼夭折，痛自責悔。先生訓之曰：知養身，則可以修身矣。其人感悟，卒成學者。嗟乎！如番禺大商，可眞能擇師者，眞能愛子者，胡先生可謂眞能善誨者。商之子，可謂眞能受教者。以視陸氏父子師弟相去，眞天淵矣。

象山曰：夫子爲嫡孫擇師，獨取于質魯之曾子，眞萬世教子孫之法。

沈龍江曰：子弟讀書，有成有廢，乃關係門戶盛衰，一家禍福。爲師者，成就得一個好人，便是莫大陰功。若耽誤人家子弟，大傷天理，世俗師道，自處太輕。主家禮儀，亦甚踈簡。不知根本者也。陳幾亭曰：人自十五六以下，志誠未定，記性偏清，一善言入耳，終身不忘。一邪言入耳，亦時時動念。是以長願親明，惠我子弟，勿述市井之事，尤戒媒慢之談。倘遇事情，兼備法戒，則請詳于所是，略于所非，使夫成人會意，小子忘情。既有益于人，亦自養厥德。

陽明先生曰：但願溫恭直諒之士，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母陷于匪僻，不願狂躁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

事誘以貪財贖貨之謀。冥頑無恥。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爲良士。由後之說是爲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爲逆子。戒之。戒之。

宋時有惡少王趙二人者。誘一富豎嫖賭產業蕩盡。一日豎夢所供呂祖曰。汝家數世事我甚虔。今王趙二人誘汝破家。吾已報之。汝速宜遷善。豎驚寤。視神案有紙一幅。筆墨淋漓。乃戒嫖賭文也。明日見王賸一日。趙折一足。遂自痛改。絕不與交。二人行乞餓死。然則擇友實養蒙要事也。而世之導人淫蕩者。亦當改弦易轍矣。

傳青野曰。男女之際。良知良能。雖當幼小。偶然談及。未有不津津拱聽者。方且揣摩之。甚至效法之。混沌鑿破。損德損壽。種却

一生禍根矣。爲父兄者。輕佻戲謔。切須檢點。狡童慧婢。不時防察。而且淫辭雜劇。人人最深。尤不宜縱之觀看。彼搗爛舌頭者。據拾虛無。末後一段功名富貴。保臻絕頂。使子弟觀之。信爲實然。肆無忌憚矣。及出外就傅。則爲師長者。看其天真爛熳。但當教以孝弟。卽戒淫等語。切勿矢口。若已有知覺。須將因果報應。隨事隨時。懇切講解。至於同學友朋。最宜檢擇。有一佻達匪類。勢必羣聚。闖發無微不入。或效雞姦。斷喪元氣。卽有嚴父嚴師。亦難補救矣。并不可容之外宿。及與他人臥起。卽先生處亦宜斟酌。苟姑息縱容。必至辱身賤行。玷污家風。以迄門戶哀薄。厥後不昌。或早見天滅。絕祖宗之血食。寡他人之兒女。是誰之咎歟。孟子曰。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尙其慎之。

曹大家女誡曰。今之君子。徒知訓男。不知訓女。豈以女可無教哉。清閒貞靜。行已有恥。是謂婦德。擇詞而說。不道惡語。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是謂婦容。耑紡績。不好戲笑。潔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工。此四者。女之大要也。女子在家。可讀孝經。女論語。列女傳。以通大義。至于刺繡華巧。管絃歌詩。皆非所宜習也。

婢妾篇附僕婦

張忠定公知益州。買一婢以侍巾節。四年。被召還闕。呼父母嫁之。仍處女也。

淮郡士某。偶醉戲一婢。婢知恥拒之。其時正當月晦。睡至四鼓。妻忽叫醒云。適夢見一神。威靈赫怒。向我指畫而去。不知何說。士聞之。毛骨竦然。但云。定是竈神無疑。後將此婢配人。因曰。汝昔夢竈神指畫者。因我曾戲此婢。事雖未行。此心已欺。故爲司命所錄耳。向不言者。恐汝見疑。難爲此婢。婦亦竦然。傅青野曰。汚婢者。事順而勢易。人皆視爲家常茶飯矣。而孰之。司命之神。乃如是之嚴刻耶。蓋婢亦人女也。特貧于我女耳。其愛惜名節之心。實于我女無異也。若以禮遣嫁。則亦良家夫婦矣。苟從而

亂之是卽淫人之女姦人之妻也。

鳳陽諸某植荷十餘年。從未得花。康熙己酉。諸將往句曲。錄遺忽放一枝。則並蒂蓮也。謂是秋闈捷兆。詰朝將欲賞焉。是夕夫婦歡聚。有侍婢趨過。夫欲調之。婦弗禁。遂私焉。明晨視花。則已折矣。詢知卽此婢。悵甚。折花之夜。夢謁帝君。己名已登天榜。忽見勾去。涕泣拜禱。三度磨下。及醒。自知不祥。怏怏登道。府學遺才舊額三名。時往句曲者。僅有三人。而某獨黜。大收亦然。垂涕而歸。周安士曰。向使其婦毅然不容。必以爲妒矣。豈卽冥冥之中。保全科第耶。則妒亦安可概論也。

張文節在政府時。其夫人入朝。莊獻太后見二老婢。陋甚。勅妙年二女。飾服以賜。公歸見之。乃指二老婢曰。此皆久侍左右。出

無所歸。如二女者。年未及笄。嫁與少年。前程未可量也。今守一老翁。不甚無謂。卽曰。面奏嫁之。傅青野曰。張公位極人臣。富貴極矣。而止此二婢。終身不易。其情義抑何重也。奏嫁二妹。不特通達人情。亦且爲已惜福。今人甫叨一命。或多收十斛麥。便欲廣置姬妾。或色衰愛弛。棄之如遺。是誠張公之罪人也。

昔有顯者。年四十餘。厚一少年娼。欲娶之。歸遂斷髮。自誓。人問曰。貴人娶汝。幸脫烟花。何自絕乃爾。娼曰。彼年已四十餘。吾方二八。縱彼花甲有零。是我入門之日。先已辨守十年。寡矣。况夫。人賢如男子。心腸俱未可知哉。顯者聞言。一笑而止。姚庭若曰。老人娶少女爲妾者。皆可通身汗下矣。夫淫慾之念。我旣如茲。彼亦宜爾。若以老邁之氣。當新發之鋒。竭我之力。盡我之術。施

之恒不滿其意。亦云惡矣。又况妖冶盈前。枕席迭侍。豈能遍及。徒增罪業耳。其寵極而驕我者。則怨望咀吮之言。顯聒于耳。精液內耗。慚憤外感。本以作樂。反因受苦。其究也必成我之病。其無寵而畏我者。則憂愁鬱結之氣。日積于中。欲旁私則內外阻絕。而勢不能欲。貞守則一暴十寒。而慾不厭。幽囚困苦。不得發舒。其究也必成人之病。且我以老耄。而廣置姬侍。彼以少艾。而不全一夫。試設身處地。一細思之。必有展轉不安者矣。

閩中郡守陳某。五旬無子。夫人甚妬。或勸納寵。曰福薄。故無子。若內不能容。而徒苦人女。福將愈薄。遂力行善事。連生二子。姚庭若曰。凡妻之妬有二。有陽妬者。其造業在一時。而報亦止及一身。有陰妬者。其造業在在世世。而報必害及子孫。而後已。陽妬

者。禁制丈夫。不畜婢妾。一有他愛。華楚交加。終朝反目。若少有仁心。亦必外畏酷虐之妒妻。內憐無辜之婢妾。力不從心。姦污或止。是在妻。既博妒悍之聲。稱而在夫。反受箴規之藥石也。陰妬者。欲禁畜妾。寧進羣婢。蓋以名充使喚。進退由我。及乎有娠。卽行損墜。或立配家奴。或轉賣他方。則勢順而事易。且庶子不多。而家財不分也。陽收賢德之名。陰行妬忌之實。而爲夫者。墮其術中。恬不知覺。事久人頑。良心漸失。獨不思發縱指示。妻罪固以難逃。而持刀殺人。豈得薄乎云爾。又况外宅之兒花生之。女後人不察。狎比如前。名爲主婢之分。陰有兄妹之戚。實倫敗檢。昔由于此。故曰造業在世世。受報及子孫也。

庶人耳目而其夫未必心以爲妒。若明明容夫置妾而陽爲賢德。如出自然。及乘夫他往。陰令致死。托以病故。卽夫亦信之而不疑也。其妒可勝言哉。昔廣州蒙化縣丞胡亮娶一美妾。妻賀氏。曲加恩撫。亮甚感之。及亮詣府。賀用火釘烙妾兩目。迫令自縊。給夫病亡。後有娠。備極艱苦。竟產一無目蛇。遂犯目枯而死。此其一徵也。

鎮江靳瑜。五十無子。訓蒙金。置夫人。鬻釵鈿。娶鄰女爲妾。翁歸。因置酒于房。以鄰女侍。且告之故。翁面赤。俛首。夫人以爲已在也。出而反扃其戶。翁遂踰窗出。告夫人曰。汝用意良厚。不特我感汝。祖宗亦感汝。但此女幼時。吾嘗提抱之。恒願其嫁。而得所。吾老又多病。不可以辱。遂還之。次年。夫人自受娠。生文僖公十

八。遂大魁天下。傅青野曰。夫只娶妾。有子則不可。妻妒則不可。如靳翁者。則無不可也。則堅意不肯。曰。吾恒願其嫁。而得所。雖天地父母之心。何以加茲。苟業已有子矣。而猶多置媵。侍以供淫慾。又無刑于之化。或如妻鞭撻以傷生。或狡妾讒言而搆讐。是誰之咎歟。

餘姚醫生張某。惑妾讒譖。棄妻屏子。雖凍餒不顧也。妻鬱憤病死。而妾多外遇。人咸鄙之。醫道不行。落魄終身。傅青野曰。人知妻如婢妾。而不知婢妾善能妬妻。人知我汚婢妾。而不知婢妾亦能汚我。大抵人賤。則貞靜者少。而淫佚者多。或爭寵而巧相讒搆。或挾怨而陰必謀害。致令同室操戈。此家道之不和也。或骨肉不知而聚麀。或主僕交迷而薦寢。遂使醜聲外播。此家政

之不肅也。傷風敗檢莫此爲甚。昔唐以武氏幾覆天下。大可鑒已。元張廷瑞爲帥府叅議。有愛妾。一日有老人與語。乃其父也。召問曰。汝欲將女歸耶。其父以爲幸侍左右。非敢求歸。廷瑞曰。汝女居吾家。不過羣婢。歸家則良人矣。盡取奩粧書券還之。傅青野曰。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皆然。第迫于饑寒。故兩行珠淚。骨肉東西耳。然望我之嫁而得所者。誠甚切也。諺云。寧爲田舍婦。不作富貴妾。張公此舉。其父其女。有不頂德無窮者哉。然業已充下陳。而猶能割愛還之。是舉已賤者。而使之良也。若世之婢妾。強逼淫污。是使可良者。而終爲賤。其罪應與壓良爲賤者同科。

周安士曰。同姓之女。不可作妾。宦家女。儒家女。節婦女。俱不忍

作妾。

山陰傅紫雲公諱以箕。丙午舉人。凡家用婢女。年至二十。不計財禮。卽擇良贈嫁。著爲定範。傅青野曰。此余伯也。蓋男女之情。良賤皆然。倘因貪使令悞彼青春。孤房鐵衾。中心如結。人特未及察耳。每見古來災禍。有云。後宮陰閉所致。可知錮婢。不但損德。抑且大傷天地之和。况乎偷期密約。勢難守貞。誰實使之然哉。苟或貪財轉賣。又作十年老婢。旣用其力。復害其身。揆之情理。于心何忍。如余伯者。其造福應無窮也。

周安士曰。奴婢通姦。宜遠逐之。勿得酷毒拷掠。損身害命。

附僕婦

某家中有僕婦甚美。欲納之。但礙其僕。一日呼僕封銀百兩。置

色形錄
箱中潛易以石次早命擔箱同往某處故使先行僕利其有遂
于中途逃往他處及發篋視之乃石也因不敢歸其主竟納其
婦未幾喪其愛子食報甚慘

沈詢爲昭義使有嬖妾其妻妬之私配內豎歸秦詢不能禁既
而妾猶內侍歸秦恥之乃挾刃殺詢并其妻是日詢寔府中僚
友乃著詞曰莫打南來雁從他向北飛打時雙打取莫遺兩分
離蓋詩識也傅青野曰凡見人姦其妻未有不勃然加怒思食
其肉而後快者寧僕而有異哉因限于名分阻于威勢不得已
飲氣吞聲而其仇殺之心未嘗一刻去諸懷也倘遇悍僕如歸
秦者不亦危乎况其妻實係主妾與原配者不同而乃因羞成
怒變怒爲殺夫併妻命亦慘矣哉

施愚山曰家人媳婦多被凌逼與主人薦枕席以爲分固應耳
試思此輩皆良民或以貧鬻身或因勢投充既役其身又亂其
妻女子心奚忍倘或生子則淪主爲僕使其男事我之子是兄
弟相主僕也萬一生女有色已復亂之是父姦其女也已之子
姪復亂之是弟兄姊妹相姦也聚麀宣淫廉恥盡喪遂不可窮
詰矣吾願人之共圖湔濯也

應聲曰。枝頭梅子豈無媒。逼晚公使老兵呼妓。幾二鼓不至。令人速之。公周行室中。忽高聲呼曰。趙抃不得無禮。旋令人止之。老兵自幕後出曰。某度相公。不過片時。此心便息。今實未嘗往也。噫。旋發旋覺。大呼不得無禮。何等勇決。眞暗室屋漏之戒。慎恐懼也。唐宋有官妓。端以承應官府。及往來奉使者。常人不得過而問焉。然清獻已力絕之。如此至今之娼妓迎新送故。不擇美惡。惟利是視。雜色蒸淫。毒入肺腑。不幸當之。小則癘疾。大則喪命矣。

唐進士崔豸。辭曲江宴。乃以雕幃載妓遊觀。爲團司所發。崔沉主罰錄事。判云。深慚席帽。密映瓊車。紫陌尋春。既隔同年之面。青雲得路。可知異日之心。自是不得於時。此因狎妓而損間望者也。

必水常倫。字明卿。中楊慎榜進士。爲評事時。宿娼家。至日高起。參會不及。長吏訶之。竟用考。判陳州。此因狎妓而損名爵者也。

崑山高某者。本富家子。恣意青樓。不從人諫。妓爭邀之。後至財產蕩盡。妓爭絕之。親友不顧。凍餓而死。此因狎妓而傾家業者也。

昔某家資頗饒。狎妓染毒。臭不可當。聞者嘔吐。幾死。隣舍共逐之。無所容身。乃棲破廟中。後其妻子亦不能堪。每送飯。一手掩口。鼻一手執蒿。遙遞與之。卽疾走避。晝夜號呼。求死不得。最後皮肉潰爛。蛆從骨出。乃死。此因狎妓而戕性命者也。

紹興中王鈇帥番禺有狼籍聲朝廷除司諫韓璜為提刑令往廉按王憂甚有一妾故錢塘妓也昔與韓狎因為設計邀飲後堂命妓于簾內歌韓昔日所贈詞韓聞心動急欲見之妓故邀其滿飲終不肯出韓益急妓曰司諫善舞今日為妾一舞即當出也韓醉甚即索舞衫塗粉抹墨踉蹌仆地王亟命諸妓扶掖歸舟酒醒愧甚不敢復問旋遭彈劾此因狎妓而受人嫁禍者也

宛平王宗義至舊狎妓家飲適同里趙林劉方遠先在焉劉毆之立斃劉囑妓誣趙殺趙抵死一日劉宴客客忽揪其髮作趙聲罵曰爾實殺人嫁禍于我我訴陰司追汝輩矣未幾劉與妓俱死此因狎妓而受人妒殺者也

山陰倪某弱冠偶遊妓院即染毒在鼻醫治不痊梁骨崩塌面平如掌出入用青絹遮之僅餘雙目悔恨無及此因狎妓而受虧體之辱者也

江南一監生某住京數年家中妻子凍餒不顧甫中鄉試接妓至寓留連三日忽然心怯腹痛而死並無親人送終同鄉募化方得棺斂此因狎妓而受路死之慘者也

昔某嫖妓發毒醫治少愈歸家而妻惹毒生瘡腋下痛苦倍常及所生子女遍體無皮不久氣絕此狎妓而禍妻害子者也

顏光衷曰嘗有一友自言片時犯妓終身腐刑苦楚不堪幾自縊者二人道永廢竟至無子此狎妓而寡妻絕嗣者也

一貧士交老子幼鄉榜中式入京會試迷戀一娼惹瘡身死其一

父母朝夕哭泣。未幾俱死。此不孝之罪。禍及父母者也。
施愚山曰。今之狎妓者。無論破家損德。能保妓不孕乎。孕而產。則已之子女媚矣。此不慈之罪。汚及子孫者也。

傅青野曰。人謂烟花一途。明白做事。又非辱及三世者。比決無喪身損德之虞。况既酬以金。淫豈爲過。孰知種種貽害。不可勝紀。蓋淫人妻女者。其事陰。故其報亦陰。而狎妓者。其事顯。故其報亦顯。字說云。闕者入門。便敗。嫖者如女票。拘人見閻羅也。信然。

昔某生平作惡。有人夜宿其家。中夜聞二人相與言。某人惡貫滿盈。當受報矣。一曰絕嗣乎。答曰太重。一曰回祿乎。答曰太輕。一曰王小小答曰可。此人驚訝不解。後四五年某人迷戀一媚

曰王小小者。取之歸家。惟言是聽。遂出妻屏子。骨肉離異。資財罄竭。乃死。姚庭若曰。嗟乎。娶妓爲妻。其業報。僅下于絕嗣。一等可畏哉。蓋此輩嫉妬性成。狠毒手慣。陰謀妻子。巧置死地。令夫不覺屏之逐之。猶小焉者。若夫兵戈擾亂之餘。患難流離之後。儘有大家兒女。名門子媳。陷入其中。偷生忍恥。含淚迎人。又當生憐憫心。恐懼心。不能救之于陷阱。已爲可傷。况又從而犯之。耶。至于私訶子半開門。雖自處下流。但有夫有子。仍從邪淫。斷不得附之娼妓之列。以傷陰德。以壞風化也。以上狎妓女。

陝西御史車梁按部某州。見拽轎小童。愛之。至州。令易門子。吏目無以應。車曰。如驛中拽轎。小童亦可。驛丞遂進之。強景明戲作拽轎行云。拽轎拽轎。彼狡童兮。大人要末云。可惜吏目却不

曉好個驛丞倒知道。自是傳播聲名大損。此倖童而損名望者也。

宋朝仕衛爲大夫。有寵於靈公。遂蒸靈公夫人。南子太子。刺噴過宋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我艾豕。太子羞之。此倖童而亂宮闈者也。

鄭櫻桃。襄國優童也。石虎爲將軍。絕髮之。以櫻桃譖殺其妻。後娶妻。復以櫻桃譖殺之。此倖童而賊骨肉者也。

秦主苻堅寵慕容冲。並其姊清河公主。長安歌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爲亂。王猛切諫。出冲長安。後果入寇。堅敗自殺。此倖童而亡家國者也。

東粵小吏梁某。髮一童爲臬長俞華麗所奪。梁憤甚。抉刀脅童

以逃。俞大怒。桎梏其父。懸賞補之。後俞去任。乃歸俞。亦以此不直于時。此倖童而生妒毒心者也。

晉令史王祖與臺書佐任懷仁。狎後任。有外遇。玉衡恨。誘殺之。埋尸田岸。家人莫知。此倖童而生殺害心者也。

傅青野曰。我朝雞姦。擬光棍例。立斬。蓋于無可汚者。而必欲汚之。誠神人共憤。不特陰律之所不赦也。况男女成姦。彼此咸甘。汚下。至于幼童。原屬無知。而必誘之。蒙垢。使其長大。悔恨無窮。卽乃父乃兄。有不怒入骨髓者哉。兼之鑿破天良。損德損壽。自我玉成。罪實奚逃。養生家云。男淫損神。尤倍于女。諺云。狎比狡童。必多內亂。吾願人之刻骨銘心。勿尋煩惱也。

王韶字德茂。龔父封都鄉侯。幼時。庾開府信狎比之。後韶累遷

鄧州刺史信過之。詔待甚薄。信不堪。因入宴。酒酣徑上。詔狀直視。詔面曰。官今日形容大異。曠昔賓客滿座。詔甚慚恥。傅青野曰。今之子弟。修眉目。香衣袖。顧盼自喜。欲人愛憐者。其心居何等也。設有從旁指之曰。此倖童也。能無愧死。日後鬚鬢蒼白。訓戒子弟時。倘遇舊日狎比者。微言戲謔。此際面目將何地。自容王詔之事。可鑒已。以上此頑童。

附尼僧

晉江許兆馨。戊午舉人。往福寧州謁房師。悅一少尼。以勢脇汚焉。次日忽嚙舌兩斷而死。傅青野曰。佛家戒律清嚴。調笑且不可。况淫污乎。許生勢脇較和姦者更甚。業報豈止是哉。姦尼者。可以爲戒。

晉江王武有文名。飲承天寺。見一沙彌端坐閱經。強令飲酒。復樓抱調戲之。歸家。忽掌口自罵。半日嚙舌而死。姦僧者。可以爲戒。

昔某遊一尼院。尼爭私之後。醉而髡其首。以爲無復歸理。其人遁去。實訴于妻。妻恐貽笑。子婦戒使勿出。以俟髮長。其子忽見母室。與僧竊語。夜捫枕上光頭。斫之母。驚起諭。故已氣絕矣。事聞于官。官謂殺雖不知。而子不應執母之姦。竟坐辟。傅青野曰。殺身慘矣。而復殺其子。更慘。誠以破壞梵修。與姦淫平常婦女者。罪加一等也。入尼院者。可以爲戒。

康熙庚午。知紹興事李公鐸。有一少年。入某靜室。爲僧誘住。輸姦僅存一氣。隣舍覺而捕之。逮府。每僧杖八十。枷號絕食而死。

畝萬畝任爾增益也。奈何世人不能及時修省。業報到來。手忙脚亂。而拜經禮懺。全恃僧道希圖滅罪。是猶以杯水救車薪之火也。豈不感哉。

北直項勞原本名德。蔡夢已中辛卯鄉科。以汚兩少婢削去。遂警戒邪淫。力行善事。刻金剛經。歲施之後。夢至一所。見黃紙第八名。為項姓。中一字模糊。下為原字。因易名夢原。二字鄉試中二十九名。已未會試。中第二心。甚疑之。及殿試二甲第五。方悟合鼎甲之數。恰是第八。而殿榜紙獨黃也。後官至副憲。謝上蔡曰。天道禍淫。不加悔罪之人。信哉。故項公本中也。而以汚少婢削之。已削也。而復以戒邪淫行善事得之。使項公如不悔過。則終身一老秀才耳。安能復登天榜哉。但項公終是有根器人。畢

竟平日有心向善。所以一撥便醒。

明田某丰姿俊雅。一婦人奔之。心知其非。而不能戒。讀書于南山寺。見神人白日告之曰。汝有大福。因花柳多情。削去殆盡。若自今改過。猶不失為進士御史。田遂猛省懺悔。其節果如神言。姚庭若曰。少年既已失足。老來備嘗艱苦。自當發至誠懺悔心。歡喜順受。心深咎往愆。勿生怨講。普勸世人共戒邪淫。陳我從前自作之業。說我今日歷受之苦。語不厭詳。現身說法。則聽者必將恍然而悟。肅然而恐。較之援引古典。證明他事。愈覺動心。非特惡業消除。抑且獲福無量矣。

非特其業前刻且其斷無量矣
必得於源而對。雖然而此神之對。自古典。豈即此。華愈覺。慎小
而自。此公業。儲。幾今日。想受之。昔。不。想。其。結。去。眼。難。著
。喜。訓。受。心。料。皆。出。於。心。主。感。識。曾。憐。世。人。共。姓。味。坐。刺。其。容
。致。與。者。曰。火。手。地。曰。夫。以。寺。來。蘭。當。賤。世。自。當。發。至。如。燭。心
。自。今。如。此。斷。不。夫。高。數。士。時。中。田。海。益。首。禮。到。其。請。果。收。輸。言
。山。若。原。轉。入。白。日。吉。之。曰。文。育。大。蘇。因。文。而。心。謂。附。去。故。盡。苦
。用。其。年。交。對。一。款。人。矣。之。心。味。其。表。而。不。損。無。盡。理。字。南
。竟。平。日。有。心。向。善。也。以。一。紙。而。也。

色戒錄補編

福善篇

餘于陳生善醫醫活一貧士其母感之後陳薄暮過之令婦
伴宿以報恩陳拒之婦曰姑意也陳曰不可婦強之陳連曰不
可不可後幾不自持又大呼曰不可二字最難天明乃去後陳
之子入試主考棄其文忽聞呼曰不可復閱又棄之又聞
連聲呼曰不可不可因細閱弟意去之忽聞大聲呼曰不可二
字最難遂錄之隨成進士姚庭若曰不可二字誠難矣哉旅客
卧于孤榻美人來于月下漏長燭短境令情温難矣哉淫有三
魔眼光落面妖能攢心骨熱神飛烟騰酸熾是謂火魔欲根萌
動任督二脈潛開如隄將崩如溜欲決是謂水魔水火相烹形

魂互盪如輪不息如環無端是謂風魔。三魔者三關也。斬三魔過三關無他有慧劍一焉。曰忍而已矣。堅忍而已矣。狠忍而已矣。饑不食虎餐。渴不飲酖酒。陳生之初曰不可忍也。兩門奪刃血流不解。敗軍爭路。中箭不回。陳生之連曰不可不可。堅忍也。惡蛇螫手。壯士斷腕。毒矢著身。英雄刮骨。陳生之大呼曰不可二字最難。狠忍也。其食報宜哉。

温州周旅之父多子而貧。館于富家。富翁無子。召飲佯醉。使妻出陪告曰。我夫以君多男。令妾冒恥求種子。且周愕然遽起。而門閉難出。因書空云。欲傳種子術。恐欺心上天。并不留盼。妻叱婢放去。正統乙卯。旅中鄉科。太守夢迎新狀元。彩旗寫欲傳種子。二語。明年大魁。報至太守往賀。因以前夢問之。旋父曰。此老夫

二十年前以手指書空者。竟不泄其事。陰隲文云。近報則在自。已遠報則及兒孫。豈虛語哉。

開禧時。簡州進士王行菴弱而寡慾。其表弟沈某。色力強壯。肆情花柳。公屢規之。不聽。一日沈自外歸。目擊其妻與人苟合。正欲取器擊之。手臂忽不能舉。浩歎而卒。時年三十一。丁卯冬。公偶患病。設醮。道士拜疏。良久起云。查公大限。壽至五旬。兩次不淫。人妻女。增壽三紀。後果八十六歲。吉祥而逝。此延壽之福。

嘉佑間。黃靖國爲儀州判官。被攝至冥。主者曰。卿官儀州。曾知一美事乎。取簿示之。乃醫生聶從志。干某年月日。華亭楊家行。醫拒奔婦李氏。上帝敕其延壽三紀。三世登科。李氏送獄治罪。及還。以語從志。歎曰。此固有之。妻子未嘗與言。不謂已書陰籍。

後一一皆驗。此延壽裕後之福。

汪天與二十無子。容濟寧。遇風鑑相之曰。君貌類羅漢之嗣。壽亦不永。公至清江浦。一婦夜奔。拒之。後遇前相者。訝曰。君相何頓變耶。必有陰功。當生貴胤。且高壽。後生三子。幼子舉孝廉。年九十二尚康健。此轉移絕嗣之天之福。

徽商王志仁其姑夫風鑿甚奇。謂曰。汝十月必有大難。奈何。王亟往蘇州。歛資而歸。道值雨漲。停舟。忽見一婦抱子投水。急呼漁艇與金救之。問故。婦曰。家貧畜豕償租。不意賣得假銀。恐夫見責。故謀死耳。王惻然倍價周之。婦歸告夫。夫恐其言之詐也。乃與婦同至寓所質焉。至則已寢。命婦叩門曰。我投水婦。特來相謝。王乃厲聲曰。汝少婦。吾孤客。昏夜豈宜相見。夫始悚然曰。

吾夫婦同在此。王乃披衣出。見方啟門。忽聞墻崩。驚視之。則卧榻已壓碎矣。夫婦感歎。謝別歸家。姑夫大驚曰。汝滿面陰騭。文現非獨免難。且獲福。王尚無子。後連生十一子。兩子登第。壽近百齡。此轉移橫死之福。

寧波府孫某家貧。訓蒙。萬歷二十二年。失館流落武林。寄身塘西。張氏抄寫其家一婢。更餘奔之。公大置曰。感應篇謂三台北斗及三尸神等。隨身糾過。豈夜深人靜。而上天弗知乎。峻拒之。婢與同齊西席。搆合而出。端節西席解館。疽發不愈。主人聘公。公以故欲辭。主人厚其聘。固訂。公允之。歸遇其叔曰。我因兒病。禱于城隍。夜夢城隍呼將吏。唱饑籍。所改名十餘人。外即唱姪名。我潛問之。吏曰。此人本四十六歲。出外餓死。因今年四月十

八日拒某氏淫奔延壽二紀改入祿籍可為姪賀闕數年徒眾
口增修儀約百餘金迄公四十六歲正萬曆三十六年也米價
騰貴死者頗眾而公裕如後巨富年至古稀無疾而終温令儀
曰富貴在天有求一金而不能者矣死生有命有希緩須臾而
不得者矣而公則家臻巨富年享古稀其報不已隆哉假公之
前定本非殍也本非天也將必尊爵厚祿光前耀後又寧特富
壽已耶然則為善或同而得報各異者當思天道原自不差而
本來面目而異耳勿得生怨尤之念可也 此轉移餓李之福

永樂中秀水孫鄺作商南陽行次襄江拾得金釵一雙維舟待
之迨暮一女奴號咷而至鄺驗實還之女曰荷蒙保生愧無以
酬順失身報君鄺悍然躍去及抵南陽其利甚夥既歸其女適

濯相認疾語主授館款待他舟前行遇風皆覆獨鄺舟羈一日
無咎

康熙癸卯山陰趙義持貨往杭城宿西陵旅次有少婦來奔堅
拒不從次日同行者覓舟渡錢塘義以後至不及正盼望間波
濤大作俱覆溺而義獨全 以上轉移水溺之福

康熙乙巳杭城大火延燒數千家眾見火中金甲神持紅旗圍
繞一宅孑然獨存乃北新關吏顧某家也時顧奉公差道經蘇
州見一少婦投水急止問之則曰某夫欠糧銀五十兩繫獄嚴
比不忍見夫死因尋自盡耳顧惻然即如數贈之婦拜謝而去
歸經其地其婦見之告夫邀款夫感顧恩令婦伴宿以報顧殷
然拒之趨歸舟中及回家眾詢其何德而至此因舉上事以對

屈指計之與起火時適合皆以為陰德所轉移也

蜀糜竺從洛陽乘車歸遇一婦求載許之終日敬禮臨別曰我天使也上帝命燒汝家今見君乃正人端士不可燒之但天命不敢違君可速歸留物我當緩來竺將貨物盡收外庄俄而火發燒其空室以上轉移火災之福

順治甲午溧水湯聘就試省城病劇而逝忽魂自頂出懇求觀音大士指引大士令謁孔聖繼謁文昌註名祿籍查某年月日湯某買舟詣臯舟女美而善譚意欲就湯湯正色拒之當前程遠大亟令還魂乃告曰因汝見色不淫故來相救汝宜信心樂善今日人心險薄鬼神祠察極嚴往昔功名富貴生來便定今之善惡冊籍一月一造無俟後日來生始有果報也諭畢即甦

登辛丑進士傅青野曰古人正誼明道故報遲而福愈厚今人計功謀利故報速而福亦淺吾鄉陶石梁先生翻司馬溫公語云積德於子孫子孫未必能耐斯言信然不特子孫如此即自己先等待不得故天之報施甚速亦隨乎人心以為轉移耳此轉移壽祿之福

又據星光傳言以此不效或大懼或疑為有人止修德者言曰夜淫之事與星深重非有重大功德不能消滅故世有志者人而必生代可敬後不謂其言皆由星也

屈指計之與起火時適合。皆以爲陰德所轉移也。
蜀糜竺從洛陽乘車歸。遇一婦求載。許之。從日敬禮。歸別日。
天使也。上帝命燒汝家。今見君乃正人。婦士不可燒之。但天
不敢違君。可速歸。留物我宮。緩來。竺將貨物盡收外。庄俄而
發燒。其空室。以上轉移火災之福。

順治甲午。漢水易聘。就試省城。病劇而逝。忽見月頭出。繼而
此轉壽。蘇之。蘇令謁孔聖。繼謁文昌。註名祿籍。查其年月。
自云。我善者。不爲劫。遂之。將試。甚恐。亦謂乎人心。以爲轉壽耳。
云。貴命。女子。壯年。氣未。必。謂。補。博。言。言。然。然。不。特。于。氣。取。此。道。
指。如。精。味。姑。時。數。而。蘇。亦。對。吾。泚。倒。可。梁。夫。主。隨。信。馬。斷。公。特。
登辛丑。蘇。士。對。青。理。曰。古人。王。當。即。首。姑。時。數。而。蘇。愈。真。今。人。

禍淫篇

政和間。吳公路被攝至冥。主者命勘數囚。皆姦事也。惘然未決。
俄一吏拒巨冊至。公揭看。乃陰律也。內曰。姦人妻女者。得絕嗣。
報。姦入室女者。得子孫淫佚報。卽秉筆依斷。既得還。遂以其事
聞于世。

張義每旦必告天謝愆。忽一日。被攝至冥。陰君示以黑簿。簿中
罪目。皆己勾破。惟餘一事不勾。細視。乃幼時于月光下。淫人妻。
又指星光爲誓。以此不赦。義大懼。祝髮爲僧。入山修道。傳青野
曰。姦淫之事。罪孽深重。非有莫大功德。不能折贖。故世有忠厚
善人。而必生坎坷。厥後不昌。其故皆由于此也。

楊戩門客某者。因戩他往。陰賂院奴。潛與衆姬通。忽報戩至。亟

升屋欲出股軟不能下。馘深獨其好，佯訝爲祟，所憑召巫喫治。客私喜勿泄。一日召飲密室，使數人執縛，剔出雙腎，昏痛幾絕。用良藥敷愈，鬚髮漸脫，儼成宦者。常自顧涕泣廢棄，終身傅青野曰：此客雖苟全性命，竟成廢人，有何面目對父兄妻子以及朋友乎？是生不如死之爲愈也。此虧體之禍

崑山張某弱冠時，與一女有約，往來不絕。其父時加夏楚，卒不戒。一日傷于胸，染嘔血症，百藥不効。畢姻甫三載，遂身故。其母哀毀數年，亦卒。傅青野曰：此等不肖，死何足惜，獨惜其白髮高堂歸黃土，紅顏少婦泣青燈耳。此夭折之禍

嚴武少與一軍使鄰，悅其女，誘與俱遁。軍使詣闕進狀，詔出收捕。武懼罪，夜醉女子，解琵琶絃縊死，沉水以無獲，倖免。後爲劍

南節度使，得病見女子，責曰：從君固是失行，然妾實無負于君，總畏罪，曷不舍我去？何忍見殺？妾訴于天，期在明日。武慚懼，請命不許。黎明，遂卒。傅青野曰：污彼節行，旣已不仁，而害其性命，尤爲不義。宜其冤魂纏結，必得償而後休也。在爾乞哀，請命究竟何益。此索命之禍

崑山張德先，訓蒙鄉村，與一鄰婦通。夫覺之，遂棄館去。康熙壬寅，過其地，欲修舊好，乘夜叩門。夫又覺之，竟擒毒毆鄰里交助，立斃，藏其尸于灰內。其知所終，傅青野曰：人雖極愚，決不肯自去送死，無奈色膽如天，罔知顧忌，渴飲酖酒，到死方悟，哀哉！然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此喪身之禍

滁陽王勤政，與一婦通，有偕奔之約，而虞其夫追及，婦因計死。

其夫政聞大駭，卽獨身逃至江山縣，自料可脫，饑投食店，店主供二人食，王問故，曰：向有披髮人隨汝，非二人乎？王驚，知冤鬼相隨，復到官自首。男女伏法，傅青野曰：結髮親夫，忍于謀死，可見楊花水性，第一無情無義者。凡人當作虎狼避之，慎勿逢其噬也。

康熙己酉崑山戈阿己淫一邱氏婦，時往焉，忽一日曰：我殺汝夫，何如？婦怒止之，其父乘暗揮刃，適邱如廁，悞傷其婦，邱聞之，官戈戮于市，傅青野曰：姦人之妻，反欲殺彼之夫，是何天理？只此一念，罪網難逃，然亦可見淫機全是一團殺機矣。二則王法常熟錢外郎慕一美婦，名趙陽，以其夫可領貸錢，與之合其販布自給，夫幸甚，商于臨清，錢遂通焉，夫覺之，怒甚，憚錢強，不敢

發錢，因與趙計，遣人路殺之，以盜聞官，夫之族人知而鳴縣，時大旱，縣令嚴訊定罪，大雨如注，上其事于朝，下南法司，錢賂要津，與趙俱免，方出部門，少憩，忽疾雷一聲，雨人震死，傅青野曰：從來謀死親夫者，初無一人漏網，卽逃王法，必罹天刑，出爾及爾，報應如響，姦夫淫婦，亦何利而自求速死哉。此雷殛之禍

唐李儼奉使嶺表，忽遇一虎入草中，作人語曰：幾傷我故人，儼駭曰：何似？同年李微聲，虎因叙昔日交情甚悉，問何以至此，曰：一日靜坐，忽聞門外呼聲，遂發狂，成此形，今見故人，能無悲乎？儼問生平有遺恨否，曰：嘗于南陽郊外，私一媼婦，其家覺之，潛加謀害，因乘醉縱火，盡焚其家，此足恨耳，大吼而去。此變形之禍麻村甲乙二人，居址不遠，甲戀一媼婦，其妻懷恨，乙使己妻桃

之遂通焉。積久乙妻亦恨。一夕甲在孀婦家。渴甚求茶。孀婦佯睡不起。甲因抱憤。徑自趨歸。忽聞乙與妻語。大怒。急回孀婦家。取斧而往。道過乙門。見燈光不滅。欲先淫其妻。以報焉。乙妻亦怨夫之不歸也。姑從甲意。時乙在甲家。度甲將歸。私欲乘夜殺之。而占其妻。持斧立自門首。聞有男子語聲。急叩門。甲卽持斧躍出。乙卽持斧砍人。暗中大叫。鄰里執炬來勸。乙見姦。天卽甲也。大驚。衆人詢知其故。曰天報也。譁然而散。姚庭若曰。已淫人妻。人淫己妻。報施之常耳。甲之怒。何其不恕乎。聞聲心裂。氣湧如山。至情所觸。不顧死亡。彼地下親夫。寧無是情乎。人特未及知耳。冤魂飲恨。假手于人。厲氣所憑。報施如箭。棄可長也。唯是夜半思茶。濃清急冷。過門燈火。殺變爲淫。乘夜何歸。淫極生殺。

冤家會面。彼此拿姦。吁可憐哉。就令二婦貞愼。寒夜孤眠。有妻如此。安忍負之。卽良心喪盡。棄擲如遺。而朝暮風霜。內傷外感。挺刃倏忽。膽戰心提。時時與鬼爲鄰。刻刻送生人死。何如夫婦同權。日入而息。亭午猶眠。樂旣無窮。有吉無凶之爲愈乎。此妻酬賞之禍。以上和姦。

宦裔涂某。年少有才名。窺鄰女色美。自誘其妻。召使刺繡。竟強姦之。是自絕不復來久之事。覺女之父雖貧。儒家子也。恥與宦訟。逼女自盡。生後每入試。輒見女披血衣來。啞咲卽昏。憤禱之不去。後爲亂兵所殺。感應篇註曰。淫人者。殺其三世。蓋不特破一人之節。使其翁姑父母。丈夫子女。恥懸眉類之間。痛纏心骨之內。遂至夫棄其妻。父殺其子女。不認其母。親戚難施面目。良

家莫與聯姻。受諸惡報。不亦宜乎。然此猶為和姦者言也。若良家婦女而我強逼淫污。因令致死。揆之律法。罪已加等。則涂生果報。當在地獄。豈特如此而已哉。此兵亂之禍。

建昌府孀婦熊氏有子羅德。年長未娶。熊患之無策。遂改嫁江湖。得銀數兩。娶媳章氏。合巹後。德晨出暮歸。枕席各異。久之。章疑問焉。德告以母既失矣。何忽相對。章即脫簪珥衣服。令德取。母德喜。奔告母氏。天晚留宿。湖前妻子江實竊聽。因夜托德名叩門取物。且姦之。遂去。章不識也。天明德歸。章方知被騙。失節號泣。繼死。德具棺殮。昇至郊外。忽雷電交作。德走避。俄雨止。見一人被雷震死。手捧簪珥衣物。跪棺前。皆書姦賊江實四字。僅存皮囊。凡心肝腸胃。無一存者。棺劈裂。章氏立道旁。相與大慟。

挾歸而江湖亦感泣。攜熊氏同居。傅青野曰。詐姦與強姦何異。况節孝之婦乎。天彰顯戮。惡其陰而巧也。此又雷震之禍。

弘治初。荆溪二人幼相善。壯而一豐一瘦。妻子妻美。豐子設謀。謂有富家可投生計。妻子感謝。豐子具舟并載其妻以行。將抵一山。謂曰。留汝妻守舟。吾與汝先往。引至林中。出腰斧砍死。佯哭下山。謂其妻曰。汝夫死于虎矣。婦大哭。偕尋。又引至林中。擁抱求淫。忽一虎躍出。啣豐子去。婦驚走。以為夫果落虎口也。遙望一人哭至。則其夫也。相持大慟。各道故畢。夫曰。彼圖淫汝。汝未淫。圖我死。我未死。我何恨。婦曰。我苦汝死。汝固不死。圖報賊。賊固自報。我又何恨。于是轉悲為喜。歸于里中。嘉靖末。宜興染坊孀婦陳氏有姿色。一木商見之。百端誘餌。知

不可犯。乃夜擲木其家。聞官以盜。又賄胥吏窘辱。以計其從。婦日夜禱玄壇。一夕夢神曰。已命黑虎矣。未幾。木客入山。有黑虎躍出。越數人而食之。姚庭若曰。木客所羨者。孀婦之容色耳。孀婦未曾到手。而自己性命。一死不能復生。向來機謀詭計。適足以殺其軀而已矣。天下之窮民無告者。惟孀婦爲尤甚。彼其秉貞茹蕖。惴惴自守。其苦真不堪以告人。必如曾子所謂。至啟手啟足之時。而後知免也。是以其護持名節。較之矜惜軀命。不啻萬倍。忽有孤貞蒙冤。則始之激烈。輕生以自明。繼之冤魂不散。以索報較之男子。亦不啻萬倍。語云。至誠貫金石。孀婦之禱神而神應。虎啣其頭。豈爲過哉。嗟呼。如木客者。不足食矣。乃爲之官長者。竟不察來歷。逮治孀婦。係累窘辱。此非受賄。卽係徇情。

自宜得報不待言矣。

二則虎噬之禍

以上強姦

秀水新城鎮屠尸潘奇。多行不義。教人鬪訟。攘人財物。淫人婦女。小不如意。怨讟神天。忽死。經夜復甦。呼妻子集親鄰曰。吾見閻君。謂死者受報。生者不知。受者方苦。作者仍熾。卽宣之大聖金口。龍藏寶函。尙疑不信。良可悲憫。今潘奇惡極。暫假此人以告萬衆。遂操刀自割其陰。曰。此宣淫報。自截其手。曰。此屠宰衆生報。自割腹剜心。曰。此陰險賊害報。目斷其舌。曰。此欺妄詛罵報。遠近觀傳。妻子恥之。捍止外人勿入。奇腹舍糊。啞曰。吾受命閻君。示衆汝何捍焉。宛轉六日。體無完膚而死。傅壽野曰。潘屠數語。真堪痛哭。但生者旣知。作者猶熾。雖屢假奇輩。以告萬衆。無如決不肯聽信。此亦閻君所未如何也已。

周安士曰。業解茫茫。難斷無如色慾塵寰擾擾。易犯惟有邪淫。拔山蓋世之英雄。坐此亡身喪國。錦心繡口之才士。因茲敗節。隳名。今昔同揆。賢愚共轍。况乃囂風日熾。古道淪亡。輕狂小子。固耽紅粉之場。慧業文人。亦效青衫之濕。言室慾而慾念愈滋。聽戒淫而淫機倍旺。遇嬌姿于道左。目注千翻。逢麗色于閨廉。腸迴百折。總是心爲形役。識被情牽。殘容俗媪。偶然簪草簪花。隨作西施之想。陋質村髻。設或帶香帶麝。頓忘東婦之形。豈知天地難容。神人震怒。或毀他節行。而妻女酬償。或污彼聲名。而子孫受報。絕嗣之墳墓。無非刻薄狂生。妓女之祖宗。盡是貪花浪子。當富則玉樓削籍。應貴則金榜除名。笞杖徒流大辟。生遭五等之誅。地獄餓鬼畜生。沒受三途之罪。從前恩愛。到此成空。

昔日雄心而今何在。普勸青年烈士。黃卷名流。發覺悟之心。破色魔之障。芙蓉白面。須知帶肉骷髏。美貌紅粧。不過蒙衣陋厠。總對如玉如花之貌。皆存若姊若母之心。未犯邪淫者。宜防失足。曾行惡事者。亟勸回頭。更祈舌吐青蓮。口施良藥。成己之際。兼欲成人。福世之餘。無非福已。則在在齊歸覺路。將人人共出迷津。倘視勸戒爲迂談。請觀古來之報應。若以風流爲佳話。再思今日之知聞。可作斗方牯之座右。

山蓋世之英雄。空此一身。喪國傾心。繡口之才。士因茲敗。而
名。今昔同。發賢愚。共報元乃。豈風日。燄古道。淪亡。醉狂小子
既紅粉之垣。慧業文人。亦效青衫之。想言室。然而慈念。愈
思今日之。味。間。可。非。平。衣。林。之。與。在。子。翻。蓮。麗。色。子。蘭。廉
米。軍。偷。賊。嫌。妖。為。玉。精。龍。騰。古。來。之。時。期。昔。以。風。雨。為。對。語。再
兼。俗。如。人。誰。世。之。翁。無。表。願。曰。眼。耳。耳。耳。濟。龍。寶。欲。入。人。共。出
只。會。不。惡。事。香。道。燭。回。題。夏。祿。舌。扣。青。鐵。口。漱。真。藥。想。与。之。烈
感。慳。成。王。咬。芥。之。與。音。音。苦。越。昔。母。之。心。未。成。淚。到。音。宜。初。夫
台。翼。之。當。笑。落。白。面。更。味。帶。肉。滑。對。美。露。珠。珠。不。戲。農。交。國。圓
昔。日。誠。心。而。今。何。道。普。慶。清。平。照。士。黃。符。台。流。發。賢。哥。之。心。如

色戒錄附編

勸孝文

顏光衷先生曰。人但思身從何處來。父母從何處在。新枝既起。
舊幹將枯。竭力承歡。何能報稱。孝心自然痛切。天下豈真有不
孝之人哉。而不孝之所以習成者有五。一曰驕寵。父母憐憫過
甚。常順適其性。逸豫其身。久之以親愛為故常。且有憂我而獲
拂者。以訓迪為聲耳。且有勉我而被厭者。眼前大恩。恬然罔識。
况能念及胎養之勞。襁哺之苦哉。一曰私財。財入吾手。便為吾
有。財足則忘親財。乏則覬親。求財不得。則怨親。少長互推。而棄
親不養者有之。不知身誰之身。財誰之財。我不帶一文來。而襁
哺無缺。以至今日。奈何見利忘恩。一至于此。一日戀妻子。試思

子爲我子。而我爲誰子。親干我而不顧。則我亦何賴有子。夫妻和好。固是一家樂事。然當呱呱待哺。便溺未分時。豈解戀妻。豈妻能顧。復得我生活耶。父母看子成人。得有室家。不勝終身之喜。乃子有婦。而親友不得有子。抑亦忘本之甚者。一日嫖蕩。慾火正熾。客誘如狂。有倚閭傷心者不解也。家業蕩費。婦姑踣蹊。有激聒誚讓者不辨也。懷子不寐。風雨淒長夜之魂。垂白無歡。菽水冷半生之奉。吁嗟狂興。幾何忍令有此。一日爭如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憾父母之子。衆子情豈無偏。乃攘臂爭分。側目奪寵。或兄弟而觴觥不平。或姊妹而計較纖悉。角短爭長。分曹代異。相殘蠱而家道睽。積嗔恨而孝情薄。嗟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深恩。昊天罔極。苟有人心。誰不知事親當孝。然習而

不察。雖知書達禮之士。求其于上五者。無一犯着。蓋亦難矣。是宜急急猛省。破其習于積漸絕其端于微渺。勿謂親心之慈。我可自恕。勿謂世道之薄。我猶勝人。無冀顯榮于異日。而忘目前之承歡。無矜容止于庭除。而損天倫之真趣。凡爲子者。幸三復斯言。且夫老年景象。與後生不同者。又有五種。人子尤當曲體。一曰迂濶衣冠禮數。老人家多不合時宜。當思門內古風。最是難得。正須愛惜。二曰惜財。鯁鯁持籌。禁子孫濫用。當思爲誰艱苦。日所喫用者。是誰積蓄。三曰昏耄。言語牽纏。重聽蹇澁。當思己生之初。無知無言。誰爲歡弄。四曰愛憐。內外少子。偏護太甚。當思愛及僮僕。尚應體心。况我同氣。五曰衰病。父母一生精力。無非耗在子身。迨至子年既壯。親日就衰。精神恍惚。舉動需力。

未暑先嗟暑。每恨夏日之長。未寒先患寒。常歎冬宵之永。又或偏風久病。遍體酸疼。坐臥不適。甚至遺瘦叢穢。蓆薦難堪。此種景象。尤爲悽慘。當思養兒待老。正在此時。今不竭力後悔。何追爲人子者。苟于以上五種。稍起厭心。便是禽獸。關頭急宜猛省。

勸弟文

顏光衷先生曰。兄弟雖生有先後。其初只是一身。觀父母其康。卽在兄弟旣翁之時。可見薄待兄弟。便是薄待父母。世人兄弟不和者。不消論到是非曲直。只想我與兄弟同爲父母所鐘。而彼此忿爭。父母此時將何以爲情。且使我幸多男。怡怡友愛。一團和氣。我顧之何等歡喜。若分門立戶。終日爭鬧。我于此有不甘然神傷者乎。我于此之兄弟如此。則父母于我兄弟亦如此矣。世人多有不和者。由于爭財產。信婦言耳。夫財乃身外之物。婦是異姓之親。安得如手足至性。呼吸相通者。然有不因此而不和者。貧富累之也。貧怨富者。之不相恤。富怨貧者。之不安命。而猜嫌百出矣。是宜分任其咎。而尤當責在賢者。若我富而兄

弟貧也。當念同胞共蒂。何忍獨享飽煖。而坐視其饑寒。必須竭力資助。使我貧而兄弟富也。當思所產維均。而彼獨富者。自由命運好。或從勤儉來。卽父母偏愛而豐亨。亦當仰承親志。我之所有。尚須照顧兄弟。而况父母之所與者。凡此皆非攘諸我以爲富也。奈何怨尤哉。至子賢否不齊。甚或恣睢暴戾。作慝日滋。岌岌乎有家聲將墜之憂。此時爲兄弟者。將奈之何。亦曰苦勸而已。犯顏諫諍之下。亦須稍留餘地。長思父母一體兼愛之心。至穢德不悛。竟甘自敗。亦惟積誠感格。重自省惕。以答大人生我之望而已。所謂人可爲而天不可爲也。嗟呼。和氣致祥。乖氣致殃。真不爽也。昔云兄弟同居。忍便安。莫因毫末起爭端。服前生子。又兄弟留與兒孫作相看。

戒溺女文

易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人之所以不絕者。男女媾精。生生不息而已。近世乃有絕滅生道。而溺女者。殊不可解。求其故。或以生育太多。厭而溺之。或以屢產皆女。忿而溺之。或以養女需乳。不利速孕。急而溺之。甚或有子而復生子。以爲家貲薄微。無力撫養。恐人口繁多。遂棄而溺之。不知多子爲福。七子八婿。傳爲美談。生育之多。未可厭也。父精母血。妙合成形。爲男爲女。均屬骨肉。莫非子也。而忍之耶。至子息之有無。遲早。命實主之人。而無子。正宜祈天積善。人而無子。正宜培養元氣。乃溺其現生之女。而妄冀未生之子。一念嗜殺。上干天和。愈溺女。愈生女。幾見有溺女。而可以速男。

者乎。顧有藉口於家貧莫贍。嫁奩無資者。豈知天不生無祿之人。饑寒飽煖原有定數。前之不以無女而能富。今詐以偶有此女而遂貧。出繼撫養。生路多端。開一面之網可也。至於嫁奩。則稱家有無。吾見世有貧兒終身難娶者。未聞有貧女終身難嫁者。使女家不責男家之物。彼男家豈責岳家之費。而甘於不娶乎。思及此。則女之無吝。尤大彰明較著矣。若夫富貴之家。或誤信堪輿之說。謂女山不利。擇壻實難。不如早為之所。抑思佳兒佳壻。司之自天。婦德婦功。教之由我。盡其在我。而聽其在天。何用過慮。况姜宇不過暫為人牧。呂子衡未必久貧。禍水一盆。何如糟糖半世乎。富貴家而出此。尤為不仁之甚者也。下及私胎一節。似萬無存留之事矣。然既犯首惡。復殘生命。是罪益罪。

也不如書明生庚。置之道旁。若男若女。聽無于女者之攜抱。猶為曲全之術耳。夫赤毛隄下。為宋夫人。虎乳澤中。得楚令尹。歷觀史冊。孰謂此盡無好人。此窮於溺。而猶可濟乎溺者也。稽古在昔。女之以節烈顯親者。代有傳人。女之以舍冤作崇者。更僕難數。觀木蘭之代父從軍。緹縈之上書救父。人患無女耳。其肯溺乎。觀陳氏之紅蛇纏股。元秀之牛蹄轉牀。則嗟何及矣。其敢溺乎。噫。未之思也。身從何來。匪母何以有我。子甫黃口。擇婦便費經營。今日之女。異日之母也。今日生女之母。當年未溺之女也。我之子若孫。未溺之女所出也。子若孫之婦。他人未溺之女也。思前想後。推己類人。忍使呱呱之弱息。永恨覆盆也。哉。嗚呼。痛哉。淋淋血胞。欲語何能。母魂甫續。子命旋傾。天平人乎。天欲

生之人欲殺之。逆天者亡。殺人者死。讐怨相尋。得不於若身而神其報耶。語云。三代不育女者。其家必絕。蓋使一人溺女。人咸效之。則人將無女矣。人將無女。則人將無妻矣。人而無妻。則人將絕矣。彼欲絕人。天能不早絕之乎。此又往復之必至者也。又况例設育嬰堂。收養嬰赤。凡溺女者。以故殺子孫論。縱不畏冥誅。獨不畏顯戮耶。夫雞雛掩殼而死。猪子出胎而亡。人猶惜之。虎狼不忍傷子。螻蟻尙且貪生。人獨忘歟。覆巢破卵。鳳凰不翔。其邑刳胎殺夭。饋腐不至。其郊物傷其類也。自傷其類。禽獸何若焉。總之。愚人不禁情慾。嬰兒有何罪愆。彼昏不知。得吾說而存之。庶不失天地生物之心。而坤德其無疆矣。

文昌帝君諭敬字紙文

帝君曰。士之隸吾籍者。皆自敬惜字紙中來。如宋朝王沂公。其父見字紙遺墜。必掇拾以香湯洗曬焚之一夕。夢宣聖拊其背曰。汝何敬重吾字紙之勤也。憾汝老矣。無可成就。他日當令曾參來汝家受生。顯大門戶。未幾果生一男。遂命名曾。及狀元第。此事雖遠。可以爲證。余竊怪今世之人。名爲知書。而不能惜字。視夫釋老之文。非特萬鈞之重。其於吾六經之字。有如鴻毛之輕。或以字紙泥壁。或以禱屏。或以裹物。或以糊窗。或以擲地。拭穢種種。輕藐視若土苴。何釋老之重。而吾道之輕耶。是豈知三教本一。而何不明輕重若此耶。况吾自有善惡二司。按察使行。以警不敬字紙之類。如生平苦學。一旦場屋失韻訛字。例爲有

司之黜。如才稱倚馬。皓首無成。或貧窮孤苦。夭折傷殘。皆神奪其鑒。以示平日不敬字紙之果報也。諸生甘受此報。恬不之覺。甚至子孫不識字。闔室因受其害者。遠則不足以爲戒。姑以近者言之。如瀘州楊百行。坐經文而舉家害癩。昌郡鮮于昆。殘孟子而全家滅亡。果報昭昭。在人耳目。楊全善亦百行之後。埋字紙而五世登科。李子材葬字紙而一身顯宦。諸如此報。不可殫述。昨因太上老君降生之辰。上帝御太極殿。修文郎顏公萬真人等三上表。言此事。敕旨委吾徧行飛鸞。申明告戒。會於成都西南道院降榜曉諭矣。又於滇中降筆曉諭。今又降於南安戒諭。普行。願世人尊敬聖賢。珍惜字紙。勿仍前穢褻。檢拾墮遺。投諸水火。相率遵行。始終不倦。此卽諸生功名之階級。而父母責

望之門路矣。諸生一誠相感。吾故盡言之。以救士風之頽。庶幾夫子之道。重於泰山。而六經之文。不爲敝屣。此吾之所願。若世人見此曉諭之文。刊刻流傳。遞相告戒。使人人敬之重之。護福無量矣。苟揭而藏之。則殃流後代。可不畏哉。丹桂籍

文昌帝君又諭敬惜字紙文

夫字乃天地之至寶。成人功名。佐人事業。開人識見。爲人憑據。不思而得。不言而喻。能令古今人。隔千萬年。覩面其語。能使天下土。遠千萬里。攜手談心。有欲聞於人之言。彰其字。有欲白之。有欲顯於人之事。封其字。而達之。傳古聖欲傳之心法。記今人難記之瑣事。無往而不賴平字。若無福之人。竭力求之。旋得旋失。有福之人。藏之胸臆。卽勇者盜者。莫能劫之。而使去。豈非寶

之至者乎。以天地之至寶。而糊牆裏物。拭穢。然燦。或與烟抹桌。或換物賣錢。或燃繩紮物。或婦女托鞵剪樣等類。拋殘不顧。不亦折福也哉。人失一錢一帛。則曰可惜。獨於天地間之至寶。褻之而不知悔。賤之而不知惕。則何以故。且一字不識之人。見片紙雙字於道傍。必舉而投之於壁隙。以待惜字者。取而焚之。隨卽祝曰。願我來生識字。或曰。是誰作孽。其敬吾儒之字也。如此而吾儒反自輕之。深為可怪。可歎。願同志君子。互相敬惜。凡遇斷簡殘編。卽貯丙庫。若路遇廢紙遺字。勿嫌垢污。莫吝微勞。莫忽善小。不為。雖至穢不辭。或付諸水火。或洗淨埋藏。不廢財而積福。延生。以貽後裔。以資來世。前程必定遠大。後嗣自然繁昌。可不勉哉。
戊辰孟秋平江吳信中書梓

文昌帝君鸞諭惜字聖訓

曰。欽哉。字紙不可忽也。輕賤字紙。則有天罰。敬惜字紙。則有天賞。天下士民。肅聽吾命。其有以字紙裹物者。子孫愚蠢。其有以字紙拭桌者。子孫卑賤。其有以字紙糊窗糊筐者。子孫窮困。不寧。惟是或因裹物拭桌。糊窗糊筐之故。而以字紙踐諸足底。入諸泥塗。種種穢物。不淨之處。豈待遠而殃流子孫。必將近而禍及自己。士子功名不遂。農工田蠶不收。商賈買賣不利。甚且疾病。甚且下獄。甚且舉家害癩。甚且全家滅亡。嗚呼。可不懼哉。自是而後。苟有一人。能敬字紙。家中置一惜字藍。以留字紙。勿使散失。且見人家糊窗糊筐裹物等項字紙。卽將素紙換之。至於路旁字紙。穢中字紙。隨見隨收。而以香湯洗之。焚化。更能創舉。

僱僧拾字會積焚灰而投於大江之流不惟己之一身叨貴顯
獲康寧而且子孫榮貴滿門昌盛古來取巍科受高爵享大富
者何一非從敬惜字紙中得來者哉尙其稟遵吾言不再務本
立命錄

文昌帝君松陵降筆記

吳江有玉都宮諸生結壇禮拜無間康熙辛未中秋日逢白祖
師降乩示同壇諸子語錄云帝君朝罷瑤璣與仙翁把臂駐飛
鸞開化之勝地訪玉都素心之洞天適巡察使暨該城隍爲松
陵王心睿等重鑄丹桂籍事同申啟聞文宮桂香宮主曰吁此
籍雲間顏氏已刊行世矣茲心睿等復行付梓用廣雲間之不
逮有伯王耻獨爲君子之心亦當仁不讓者也事之有功世教

多多益善用錫壽考昌厥後裔宜矣宜矣夫末世澆漓趨末遺
本不思實績每尙虛文卽如敬字惜穀之典莫不家粘戶誦終
未能實實遵行良可慨也敬字之本維何敬行聖賢相傳之善
訓闡演聖賢蘊蓄之精微切戒刀筆興訟顛倒曲直淫詞艷曲
煽惑人心甚或攻人陰私玷人閭閻害人性命種種喪心背理
捉筆落紙字眼是也惜穀之本維何在愍農勞苦賑饑濟困切
戒挪移會計侵漁國賦及盤算籽粒種種詭計苛求剝削愚民
是也吁士農爲四民之冠故文宮每以敬字惜穀爲責任而宰
耕牛有誠惜字紙有箴要皆顧本豈獨貴畜而賤人重殘紙而
輕土類耶良由天地大生五穀以養民聖賢廣修文字以教士
不容輕褻故也世人或撒棄污穢致干天怒神殛不宥是逆天

心背聖教。而自取罪戾耳。時當蟾宮洞啟。桂露維新。念爾凡生。小子揚發。張芳椿等。奉道有年。秉持能固。恪遵純陽仙翁提命。慮吳江五百年後。巨浸寡創。玉都演正樓。誠以五百年後之心。爲心。是知本也。爰命司香唐文蔚。王守樸。侍錄申岳許。元勛各。繕寫數幅。及同壇申啟瑞。鄒近曾。徐天瑞。陸玉藻。楊暖等。矢志力行。廣爲世勸。俾世之敬字惜穀者。受福無涯。豈小補哉。人或。有言。何妨以飛鸞開化。神道設教對。願效箴。

文昌帝君命黃甫真訓士文

蓋聞三教並列於古今。而儒爲首重。四民咸居乎覆載。而士屬先尊。故在天則星斗煥。有象之文章。在地則川嶽鍾。無窮之靈秀。守先待後之任。必賴橫經考道之儒。吾謬承玉旨。責在作人。

開化四大部洲。徧閱三千世界。中華固禮義之邦。江左尤文人之地。每藉飛鸞。曲申提命。奈人心不古。士習日流。尋章摘句。徒知紫綬金章。幼學壯行。空立鴛鴦。序吟唔之業。猶且一日暴十日寒。萌孽之生。不勝斧斤伐牛羊牧。若時逢大比。便欲高登。抑知文章。未入鏡於有司。而德行。先難逃於神鑒。或因一字而誤。三場皆由輕書慢典。或以佳篇而成落卷。盡爲舍義忘仁。甚至窮年皓首。不能身入宮牆。黑髮青春。早已名登鬼錄。天鑒不爽。果報昭然。如此頑愚。吾深憫憾。今金陵南境。建我行宮。敞閣之傍。爲爐惜字。維月之朔。衆已雲騰。越朔之三。又復星聚。焚香而祈。吾之降出榜。而索我之文。不禁煩言。所當側耳。大約五倫之外。罔有聖賢。六經之中。皆爲明訓。存心則堯。兢舜業。涉世則

顏四曾三已有愧於天天始不我佑不可以困窮而怨天已有負於人人始不我親不可以欺侮而尤人吾言不謬各自書紳倘身謁吾而心不存吾焉用此四拜八拜以財惜字而意不敬字烏取爾三分五分羣當銘心佩服吾因傾覆栽培是論勉善錄

徐幼眉明府戒談閨闈文

蓋聞閨房至密夜半語難信抑明讒口無常牆頭人徒誣宋玉毀不疑之帷薄詎知伊本無兄呼忠懿之浮圖遂至訛爲保叔歷觀已往可例於今爰有少年輕薄之徒市井尖新之輩自誇綺語擬翻太白之蓮間雜淫辭漫炙淳于之輶始而將言嚙囁以稟三緘繼則信口捷幅偏成大快待月迎風之句無難確證雙文朝雲暮雨之詞不惜徑污神女甚而三人成衆動訝朋奸行且二女同居皆疑薦寢繪私情於牀第抵掌者大都蛇足多添供娛笑於朋儔傾耳者竟使石頭問點口講指畫志蕩情移一人肆吠影之談羣集動隨聲之和猶謂操品評於月旦可以參褒貶於春秋是誰之過歟吾末如何矣夫桑中密約世原不

乏冶容而月下幽歡爾豈親類秘戲是用告諸蘭友各宜謹此
 菱言勿恃懸河妄評傾國即使孽緣墮足尚且加以哀矜如其
 清節持躬豈可轉為揆度片言欲納無忘慎不害之占衆口喧
 傳恐成莫須有之獄至若香閨弱質金屋阿嬌正當憐母之年
 瓜出破字豈必懷春有意葉解題詩回測狂且偏疑淑女指琵琶
 之暗抱已締三生數豆蔻之含胎將彌十月以此日鑠金之
 語祇佐狎談而他年完璧之歸誰消夙恨冤銜白首當舉案以
 無顏恨及黃泉雖蓋棺其不瞑又若鏡鸞孤掩釵鳳分飛暮雨
 晨風空對忘憂之草秋霜春露徒傷獨活之苗力已拙於補天
 志固堅夫轉石乃因膏沐偶畫蛾眉不謂輕狂遂張箕舌吹沙
 射影有覩者胡罔極哉忍垢含尤未亡人與誰訴也死而有覺

170.1
9500

亦當感薄風雷人孰無良會須投界豺虎凡茲二事尤貴三思
 他如戚屬薦蘿誼聯瓜葛夜月鄰家之女春風旅店之人歎惟
 倅之村姑飢來乞食憐嬌羞之小婢慧果知詩一切目見耳聞
 俱慙倡予和女則偏非我作不憂無後之譏福自天申自獲寡
 尤之祿矣更有異樣癡情無端慾念本非潘岳妄思擲果之緣
 苦效幼輿不懼投梭之辱以故端陽競渡元夕觀燈古寺拈香
 春如上冢有美偶踰繡閣彼姝小憇芳牋乍瞬秋波本無心而
 轉盼偶拋玉唾豈有意於伸情乃若人心旣醉於溫柔而後此
 辭遂工於刻畫遇鴻賓而展讌頻喚冤家際燕酌以言私常呼
 倩女青鸞信杏方擬通有約之書紅豆花開直濫寫相思之字

色开金

色戒錄

在上天豈獨無耳乎喋喋而談爾胡掉此舌也伏願堅持慧劍

歎息舌鋒。淫尾同揮。莫效園葵之撒。雞窗其話。無歌木李之投。

事介乎嫌疑。履原不納。卽身當夫。妖蕩琴敢。輕挑卽持。二色

之箴。復謹三愆之戒。庶幾鳳毛振彩。桂苑秋香。驥子超羣。槐堂

春靄。功名等於芥拾。壽考長與椿齊。又豈僅攘攘塵中。免結酸

心之怨。蘇羅殿上。可彌拔舌之災而已哉。夜雨窗無事。偶檢昌

辟疆戒。文中。有戒談閨閫一段。因推廣其意而爲之。豈敢

古關工。作摩兜堅之戒。且新徐必觀幼眉自記。高安能

府在都。貽謙新刻一帙。且

以見文人古劍筆鋒。各宜會其。口下諸筆。一句虛言折

姚舜牧曰。聞人曖昧。切下。發人陰事。

之福。眉公曰。人之

發人陰事

本

骨子直性

華七

筆北